



九奇見異聞筆坡叢脞卷之一



長樂郡 振錄西 請子名

建安 雷燮 撰
書林 梅軒 刊

按察使祠志

福建按察使張公祠在建城南芝山下即近時民間所創明

教堂故址公名瑛字彥華姓張氏 嚴州建德人也初舉

進士任刑部郎官出守建寧下車以來越歲戊辰正統之十

四年也時值延平屬邑沙尤寇亂鄧茂七者為之魁自號刻

平王其餘黨林紹得葉宗留陳保等哨聚數千人愚民窘衣

食避征徭者爭趨之乘釁作耗數群騷動編民男女紛擾逃

難蔓延建寧民罹荼毒日益甚公乃召募壯士團結義兵或

堅壁或被壘或設伏或縱間謀或親犯矢石悉力扞禦屢俘

獲破走之建州賴以安固民多歸心焉以功陞福建左參政

仍掌府事平賊已已賊生兵日盛勢甚蹙張至臨城下公百

計拒戰約束士卒出奇制勝賊數敗勢沮時天兵百萬北來
征剿至則餘孽殘虜將授首矣公與其屬建安令胡欽給饋
餉躬招撫百需所出無不立辦民不擾而事集令行當道皆
目為賢大夫也公志存撲滅夏四月親率民卒與弟敬直欲
搗其巢穴一洗而空之然後已遇賊接戰追亡逐北深入險
崖窮谷至高陽里大梧嶺道狹而旁多阻援絕力屈進不能
施戰退不得屯守為賊伏兵所撓弟敬戰沒賊聞公名而未
識公面亂中刃之公罵曰汝曹克愚死物方今
天子聖明臣下清慎何負於汝乃通天作亂吾為郡守出討賊
當盡殺汝上報

天子下安黎庶今不意至此蓋臣子為君父死理所當然吾死
後汝曹不日誅也賊聞言始大駭方知為公遂扶昇至僧舍
乃卒義而殯之五月一日也事
聞詔贈福建按察使謚忠烈遣使

其子熙為主簿公卒建人思之士大夫多為詩
公者而儒士吳渠一律尤為人所傳誦其詩亦載于建寧
選及吳集中詩云

苦雨酸風滿建城

溪山失色棟梁傾

甘棠遺愛生前政

汗竹流芳死後名

勁氣已消龍虎陣

英魂猶搗犬羊營

最憐梧嶺傷情處

常使行人淚滿襟

後二十年郡守安成劉鉞乃具其事

請詞下所司覆竅實未上又二十有七年郡守松江劉璣復
具其事申

請

制曰可適所毀城南明教堂舊址猶存於是官出羨餘市材
庀工為公立祠堂室廊廡煥然一新時弘治四年也又幸得
公遺像肖塑奉於中祠以少牢仍用公死事日郡長吏率屬

請祠行事嗚呼公之靈受於是享血食於萬古矣公居官有
心仁愛臨事剛斷嘗署按察司事有聲英風清節毅然自持
所至多有惠政甚得民心可不謂賢大夫哉雖不係祠事然
公未有傳因附書之爨生建人也感公忠義昭烈在人耳目
今有祠血食萬古與天地長存建人報公之心至是畢矣既
至其顛末又效東坡祀韓文公故事作樂歌三章使建人歌
以松祭焉特愧無東坡之筆以發揚公之忠義大節聊紀其
實以為萬世勸

○樂歌一

公昔降生出洪濛身依紫霧羅長虹忽爾頭角起崢嶸我冠
博帶領春風濟人志氣附鷓鴣金門奏策聲摩空
鈞天帝悅動袞龍一遇收入吾鼓中天生奇才當大庸扶持
社稷安無窮

○樂歌二

方思出瓊林文章聲價重千金身荷

龍陛新何人如公懷丹旆奮然欲為四海霖江
陰志本崔嵬氣蕭森不隨末俗終浮沉奸諂喪
鵠如鷹隼猜衆禽為民蘇困起呻吟籍上聲名傳至今

○樂歌三

公昔公符來建川專為蒼生解倒懸銅章五馬未六年仁風
惠愛已錫然忽瞻山谷起瘴烟草昧朝夕少延連保民守國
固且堅百姓同心爭歸遷流移撫恤實垂憐方城民命賴以
全為國除克身棄捐罵賊不絕死由天至今忠烈萬古傳刻
碑立廟長江邊此功此德當磨鐫

南谷曰吾先郡君張公之忠義大節在人耳目誠與日月
爭光其英靈不泯固宜而廟食斯士亦宜矣故志其事以
俟秉春秋筆者采焉

邦郵指腹志

邯鄲趙執中李貞吉幼時同學相善既長遂為刎頸交其情
意綢密真膠漆不足喻也二人嘗相謂曰吾與君既善於前
遽可忽於後當世世講好也如兩家生子願續為姪姻後趙
妻沈氏孕子而李妻喬氏亦有娠乃指腹約曰始天意歟
先得男名弄璋未數月李亦生女名阿淳弄璋在襁褓趙妻
携往李家二氏亦喜相賀曰今後指腹實係天緣喬舉玉環
贈趙兒沈亦出錦帕金釵遺阿淳李妻曰銀薄報厚正所
投瓜得瓊接袂得瑶何愧如之趙妻曰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李妻復指弄璋曰眉目秀發肌骨不凡真英物也長令就學
必成大器而醜女孱弱亦當教以詩書方可作配君子燕雀
盡歡而歸生女差長由是父母互相課勉習肄益勤詩歌新
律靡所不通弄璋往來李家甚熟後女年及笄一日見生來
輒起避之喬曰此趙郎而夫也而未生時吾與彼父母已
定約當拜之何避耶女竟羞避不出乃謂弄璋曰阿淳福

亦惟恍矣而已口雖不言中心甚喜阿淳聞言亦有敬慕後
此弄璋與女雖未成姻常得褻見之兩相屬目注愛日深
既而納幣禮成親迎期迫好事近矣李忽暴疾卒阿淳哭泣
過哀生亦痛悼不已執中乃命弄璋撰文致祭於其家
維年月日館甥趙弄璋謹携生芻一束祭于

故外舅李聘君之靈惟靈氣充六合之外心游太極之先
風感百世之下義高三代之前盛德不耀令名已全嘗幸
吾父與公既有刎頸之好吾與令女又有指腹之緣自謂
劉賈同心人云衛樂比肩是吾父也喜得五倫之一而愚
也辱在半子之行世世講好又豈不忘夫何一塵遽入泉
鄉斯時也正值桃李生春薰葭倚玉誰期苦塊生成風木
斷腸沮門闌之喜氣切肺腑之悲傷嗚呼泰山頽兮吾何
所依東床泣兮誰復能知潤玉碎兮心事非人能去兮世

路迷天地老兮薄奠一危英靈如在兮未訣而歔歔
女感生致祭亦奉書申謝云

大不幸妾李阿淳泣血稽顙拜言薄命寒門罹此凶變啼
泣無時誰憶罪惡貫盈不自殞絕乃延及所天况此時正
欲無違乎夫子詎知痛背乎嚴君哀承厚賻死生已受恩
矣復辱大祭禮意尤重乎物焉不幸何日獲報德於萬一
也臨楮悲慟心日兩傷惟盛德君子其垂慰之

未幾弄璋亦丁外艱家事陵遲服闋不能備禮畢姻事而李
家豐富阿淳密遣小蒼頭與弄璋約夜半於屋後西園小門
外相伺竊携百金授之少充三周之儀約既定是日友人費
生拉弄璋過平康妓家堅辭不飲費生疑問其故乃記他事
為言抵暮費生又欲留宿妓家弄璋恐負約始告以夜飲有
有所事求歸甚切費生同妓堅留之世問何事乃不能秘即
附耳語不意為妓所知私與其夫謀令其歌舞勸二生情

不能歸其夫夜半但伏其房女果携金出殺而奪之傷其
左股血流血痛呼曰弄璋殺我家人驚歛起視扶女歸以實
告喬痛恨趙生使人告曰阿淳固守風盟專事君子推義相
周情愛不薄奈何地下骨肉未寒恨底風波便惡自生問隙
即釀禍根若小女醜陋不能後事箕箒即當明語任君別圖
何必肆爾克狂戕人性命皇天后土實不覆載斯人也乃陳
于官叙生下獄議死生受捶楚不肯伏罪云吾未生時父母
已效古人指腹約為婚姻往來情好事同一家彼女吾妻也
何忍推刃害之彼財吾得也何必紛臂奪之此理甚明人所
易曉言畢又畫出祭文婚啓謝札詩牋與憲官觀焉鞠問再
三終無異詞乃具紙筆責其招狀弄璋乃供數百言首尾四
六成聯云

伏念某寥落鰥生一經草莽零丁末品萬事冰兢未生之
初藉父母效指腹之約已生之後仗媒妁申同心之盟二

姓交惟占協鳳鸞非偶合百年締好心同魚水自相投來
往兩無嫌猜容與一歸綢密帳倚廬之大變沮結縹之吉
辰牛耳較盟星期阻約但知朋郵行義惠莫大焉詎億恩
愛生憂禍不測也卞氏泣玉實遭無妄之災曾子殺人誠
入何辜之地伏乞大施威照出狴犴之餘生獨運剛明活
蜂游之微息下情可憫大造難忘

憲官覽畢心頗致疑乃密問生曾泄其事於人誰則知之者
弄璋重遭鞭笞迷亂失對細思半餉乃言曰憶或此事夜在
平康妓家獨與費生醉中言之耳於是逮繫費生至鞫問曰
爾何殺人而奪其金乎費生惶懼訴曰予與弄璋託為心友
况是夜與生皆大醉同宿平康天明方歸殺人奪金大是異
事法固有所不可力亦有所不能心尤有所不敢也亦援筆
立供其詞切實明白云

伏念某與弄璋累世通家同門心友情義既密死生不吝

作一好類事詩書而私式孔顏之行敢不顧禮義而效尤
賤焉之為樂貨殺人誠為大惡忍心害理實屬不仁但咎
宿抑醉花誰謂秉壙伏莽事出無迹何肯甘心罪既有辭
難為抵法身就死地心敢欺天惟大人有離照之明有乾
剛之斷瞻彼城門矢火殃尚及於池魚察夫楚國亡猿災
乃延於林木與殺無罪寧失不經伏賜辨明特乞原宥
供畢呈上憲官曰二生既讀書為儒必不與此惡念明矣意
必醉中與妓言之陰謀劫奪耳乃拘妓并其夫至研責細讞
之妓乃伏罪即携所有之官其夫猶詭云此弄璋所與妓物
也弄璋曰吾是甚醉且與費生同寢抑未嘗見此物也考問
費生所言亦同遂招狀實之極刑憲官乃覽筆判令生女仍
為夫婦亦四六成聯云

判三李氏女暮夜懷金趙家郎少年賈笑一則恤孤周急

義國可嘉一則狗友偷閑情亦當恕赦小過全大倫復成
婚媾亦諧連理一段冤滯全得分明兩姓歡娛益當綢密
如貴生者被妓佚遊縱酒宴樂雖獲失身之罪殊異殺人
之科自後守分清心從今因事知戒薄乎云爾姑特除之
重犯憲章實難宥法妓與其夫忘耻事人心不煩醉獻身
失節面作含羞禮義固有淪汚風俗不無頹敗在君子之
道所必黜論先王之法所必懲却又肆鼯鼠之貪習豺狼
之毒熾起惡念浪作兇謀殲人命若螻蟻犯刑憲如飲食
名節掃地罪惡滔天揆人心所不容論國法所必戮置之
大辭不亦宜乎

南谷曰指腹為婚起自漢光武賈復故事後世效之其
害有不可言者或男女生貌醜鄙或身嬰惡疾終相
妬忌或先富後貧或被長此短互生間隙有如趙李
者禍出不測故君子守先王之禮不立是以

不矯情以取災

西菴聯句錄

林堯臣閩世家子也其性格剛直其氣識英邁其言論慷慨
其文章雄麗與魏元節同時寄身芹泮友善出於尋常堯臣
喜為詩常相倡和元節自以為不及也弘治改元堯臣失偶
每一憂思輒悲傷不自勝感而成疾知者咸勸之強加排遣
雖稍自抑或間於吟詠發之是知其於心終不忘耳嘗有
詩云

終日沉沉疾病間

想來情事倍凄然

自斟冷酒渾無趣

獨卧空牀未是眠

幾卷殘書閑白晝

兩行幽淚濕青氈

悠悠零落梅花夢

共話一宵如一年

寫愁寄恨大率類是年二十二竟快也病卒家人出其靈輅
權殯于近郭西菴中將踰年未葬元節遊學外郡歲晚始歸

至菴所天色明矣乃投宿其中是夕夢堯臣出門笑迎曰魏
兄遊遊何地至此晚即元節訝曰吾兄安得在此堯臣曰一
自兄出遊學吾亦暫此讀書少避煩囂耳元節曰獨處幽居
與木石鄰與狐兔友荒涼滿眼回首無曠絕人棄世藏脩者
如此乎堯臣曰坐此無聊政爾凝望今夕何夕得遇良儕欣
慰何可勝言遂相與携手而入坐論往事歷歷如昨已而長
嘆數聲不覺淚下曰相別半年俯仰之間俱為陳迹柰何柰
何元節曰吾兄平生豪宕不羈今者何乃學楚囚泣耶大丈夫
當唾手取功名繫金印于肘後仗劍傾尊離別不足惜也
堯臣曰而今已矣元節指窓前梅花曰元當如此花占春魁
調品鼎則可遂以梅索題堯臣吟詩云

梅開人見喜無涯

我見梅開愁便加

自是我愁渾不已

非因梅是惹愁花

元節訝其傷感殆甚堯臣乃呼童出酒飲之欵曲如平時云

日數年厚愛銘刻不報况今千里馳歸復相問慰是思
秋矣乘此餘閑邂逅知己悲歡交集幽情未叙佳會易乖此
豈足相酬近哉酒酣堯臣復自吟曰

四面蓬蒿掩土堆

少年心事化寒灰

月沉故壘身何寄

春盡重泉夢不回

南郭老人空悵望

東門孺子竟摧頽

生前不見綈袍贈

莫學延陵季子來

元節又驚訝曰詩固善作心切悲凄不亦異乎堯臣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元節莫曉其意猶曰一詩賦情未盡
愧吾才短不能屬和然而月白風清燕爾佳會四美具而二
難并出韻命題共聯佳句可乎堯臣曰吾心幽鬱當一嘔出
之興盡止矣何必假題畫韻可為也元節倡曰

丈夫何事學幽棲

恨切終天溢慘凄

目瞋白雲天宇闊魏	淚垂紅雨燭花低林
從容贏得閑如許魏	酩酊從來夢已迷林
斗酒狂歌何樂也魏	四筵雄辨已忘今林
再三相譁邀明月魏	千萬休成病夏畦林
往事悠七徒感慨魏	陳人落七孰提携林
且誇素志彈長劍魏	無復青年食小梨林
入夜荒涼宜大筆魏	逢春寂寞只空閨林
嬌姿自古歸塵土魏	豪傑于今困蒺藜林
南陌黍禾生滿地魏	東園桃李任成蹊林
形容憔悴元無異魏	骨肉支離不可齊林
文學骨中猶韞玉魏	功名身後已沉圭林
青雲有願相龜勉魏	黃卷無情自品題林
賸有文光昭日月魏	全無浩氣貫虹霓林
傷心莫聽梅花引魏	觸物何禁烏夜啼林

一夕不還俱是夢林 落暉流水各東西魏

酒終夜闌人靜復命筆一一書之畢各就寢及覺遠鷄
 戒曉曙色茫然元節身卧于靈柩傍始大驚怖周旋巡視則
 空菴也奔出詢于鄉人鄉人曰此林家才子之柩權駐于此
 半年矣不意其英靈如是元節始知堯臣已死急錄其夢中
 聯句觀之曰託辭命意凄然可見於是具酒殺以祭也 文錄
 於左方

維年月日友人魏元節謹備潔牲清醑之奠祭于

故英兄林慎齋先生柩下 嗚呼慎齋死非其直堂上老
 母哭泣無時膝下幼女孩提無依夫何分偶之後春病云
 危恨丹桂未折夢黃梁不歸伊昔昂霄倒峽而今綠暗紅
 稀興言及此罔不傷悲噫孰無死也惟兄祖落生前陵遲
 身後寂寞噫孰無友也惟兄心知青雲有誓白首為期天
 胡不道遽爾睽離吞恨感惋涕淚交頤悼當時之豪雄玉

碎嘆美中之巨擘梁摧嗚呼草離也兮世事非雲漢也兮
歸路迷美魂莫招兮獨何之幽恨殊絕兮天無涯聊成哀
獻兮斗酒隻鷄靈爽如在兮尚與鑒斯
是夜又夢堯臣來曰吾與兄生死交誼幽明不忘伯桃羊角
哀固已復生於今日神恩契合夢寐相尋高惠張敏又豈得
專美於往昔耶特痛吾少年齋志不克有為妻既淪沒身亦
凋謝獨遺幼女在襁老母在堂家聲陸沉身事瓦裂上天禍
我極矣傷感至此其可哀也已處人世者誰復鍾情如我乎
居泉下者誰復抱恨如我乎言訖涕淚如雨元節亦沾衣旋
復收淚謝曰重辱厚祭九泉不忘且向夜貴臨義當留宿親
聆警欬寬慰良多何施之薄而報之厚耶遂脩七然去元節
自道其事人莫不異之

南谷曰元節堯臣交善已久死生憂寐如或見之此理
宜然故錄其事如以真可謂生相友死不相負者矣

世固有面交而不心口交而不情而况於厚下石月
設雀羅者聞林魏之風獨不愧於心乎

○三殤子乞銘錄

三山老學士吳南溟涵養純熟造詣精邃循仁善教如桐里
楊時彥葉城張固信安鄭如玉青州李文深皆出其門其他
為通儒濟臚仕者不鮮一日應聘來建城設帳時城中三大
姓薛氏有子名晏鄒氏有子名慎賀氏有子名睿皆八九歲
通經書能綴文章其書札詩詞亦膾炙人口從吳先生游業
先生奇三子之才嘗謂劉晏李賀楊億復出吾得而教之何
樂也一日先生端坐三子侍側語之曰今者燕喜清暇無人
知爾之時汝曹善為詩各陳一律以觀所志晏先吟曰

自道才華蓋世英 坐令天下見和平
興來下筆千軍掃 行處狂吟七步成
卓越素曾輕吐鳳 風流久已喚騎鯨

經綸天地誰知得

黃卷青燈萬古心

吳曰文哉是子其志也豪慎亦繼詠曰

率狂才畧寔崔嵬

行倚龍泉卧鐵衣

屠狗功成奚足貴

狡牛氣壯獨何祈

百年砥柱尋常事

萬里長城準擬歸

斷國謀王有成筭

何年挾槊馬前飛

吳曰武哉是子其志也剛睿乃從容退立遜避至再曰吾所

志異於二子吳曰無傷也趣不同也第言之亦徐吟曰

野花如繡草如茵

景物鮮明正可人

四顧浮雲還自薄

二腔生意却無垠

舞雩深處情懷好

沂水溫時興味真

同列追隨發長嘯

悠然身世葛天鄰

先生喟然嘆曰不文不武謙然自居退然自務捨妄歸真超

今入古樂乎日用之常循乎天運之正

其所之妙宛然孔門浴沂氣象吾所與者賀氏之子乎

然二子豪傑之才亦皆有可取可謂神童輩出於今日

成化丁未秋冬之交大疫三子者遘疾同日而歿蔣生年十

六與鄒生同庚賀生年十七時吳先生歸三山已久聞訃至

設位于中門哭之慟既而為文以致祭作詩以寫哀焉其祭

文一章云

維成化丁未年月日三山吳南溟致祭于

建安賀蔣鄒三子之靈嗚呼死者人之常情惜哉子之才概

不及門日往月來忽一日而三殤誠可痛而可哀父兮母

兮流淚無疆天耶命耶抱恨不忘悠七萬古地久天長哀

哉尚享

其哀詩三首云

三字符傳殆庶幾

儵然一夢萬般非

舞雩春盡遺清詠

函丈風寒掩以扉

蓋世才華歸赤壤
可憐哭向空堂月

補腔理趣負斑衣
杳望遊魂不復歸

○右哭輓賀睿

未見翩翩遽見頽
心傷硯沼從長涸
牛斗光沉龍化去
愁思當日言詩處

青年志氣竟成虛
手棄書田不復鋤
梧桐枝敗鳳來踈
淚洒春風孰起予

○右哭輓蔣晏

身纏一疾事皆休
金匣獨埋吳劍在
鑿山力盡乾坤老
聊把一盃重相酌

豪氣徒然欲食牛
玉門不見漢繡投
扶國心灰今古愁
不堪回首望荒丘

○右哭輓鄒慎

沈葬後吳先生居家一又淨土忽要

南即道衍三子

墨拜曰我等親侍臯比久趨函丈生承先生教育死蒙先生
哀憫且弔祭有文哀輓有詩師生恩義始終兩盡九泉之下
銘刻不忘朱子有云人死自有一般光景誠然爾第獨守幽
高長眠寔安百年不覺曉任它暑往寒來萬事總成空管甚
名多利少况為殤子靈爽尤異特地遠來願乞先生一言勒
之貞珉藏諸幽室光貫末古庸示無窮蓋死必有墓也必有
銘惡可為戒善可為法凜然斧衮具在人心不然草木同腐
孰知其等少年負志之可哀先生厚德深恩之莫報也哉俯
垂哀憫慨納不辭幸甚吳先生許之及覺言悉在耳暇乃遂
名為銘因付其家瘞焉

借爾才感爾文英氣美質夫何存哀也終古佳城累也

丹山碧水白雲村

○右銘蔣晏墓

樂夫道順夫天何獨不得夫末年嗚呼吾道其無傳青

山之巔黃壤之堆爾其安歸

○右銘賀睿墓

國之番人之龍未露頭角尚在陶鎔嗟彼蒼也遽令反終瘞玉高岡萬世無窮

○右銘鄒慎墓

殤子有銘自此始他日吳先生又夢三子來謝曰幽明雖異實理則一吾已聞冥府構東蒙堂請先生記之不時使者至矣某等前期來乞銘者正恐先生行旌已逼不給為此吾等又抱終天之恨於無窮也言訖而去先生越三日化矣易箴之際辟人無但待者在傍覺車馬迎接之聲微也而止

南谷曰三殤子銘蓋亦敘其師弟子恩義兼盡至於如此以見時之面師生而背寇讎朝學孔顏而暮生胡越真殤子之不若矣

○桃源訪隱錄

武陵山水秀異或綠或紫或青或碧或凝烟或帶雨或當春經秋衍耀百狀且溪流紫迴屈曲一清徹底而夾岸皆桃花舊名桃源世傳其中多隱者秦時避亂來棲于斯雖云人所罕見秣陵有士華天游性恬澹好隱逸元末之亂常操小舟入桃源以自避至洪武初天下大定益高蹈遠引逃身不出或春日泛舟中流風順浪微沿沂而上飄然聽其所止而休焉天游獨坐遂下幽竒变幻天巧四出應接不暇殆神仙國也陡覺心曠神怡忘路遠近偶至一境桃花滿林爛熳照目無他樹木間雜乃泊舟登岸入桃林縱觀行未十餘步自一村所有居人數十家風景幽野人物古朴天游心謂秦人所隱晉人所到殆是也須臾一老翁緩步自甕牖葦門而出顧天游咲曰子從何來此天游知其非常人趨進作禮相見老人邀之入門四壁寥寥竹器土牀紙屏石枕禮數不同坐定天游問曰予末歟生於此優游漁釣終日水石之與焉

魚鰕之與侶已有年矣不知此為何村尊文何時駐此願聞其詳曰老夫秦人也故為都下亭長二世癸巳歲逃身避亂卜居于斯東西比屋亦皆同時來遊者時代既久風景不殊歷寒暑幾百度理亂不知黠陟不聞惟晉時有漁父到此欸留數日自後絕無到者君今亦此棲遲卒然相遇多是前期天游告以未飯乃令一老嫗出挑精飯堯仁胥又有堯花餅饌之皆不減堯味復指老嫗曰此荆布也天游起叙札不敢仰視於是問天游姓名及世代沿革天游既道其姓名復撥撫秦漢以下至於

今日事為長歌以貽之歌曰

嬴秦以前不具陳祖龍死後赤帝興約法三章慰人望傳世文景稱治平延及中葉王莽出竊弄神器偽號新人民離叛復思漢賴有光武成中興末世庸暗寵閹宦黨錮禍結穢豪英國滅君亡炎祚絕三國鼎峙互爭衡傳操楊柳

傳稱魏孫權號吳都金陵先主

天征將星墜營孔明死典午篡

洛五胡雲擾社稷傾群馬同渡

兩晉既亡南北裂六朝興廢何紛

魏齊周各縱橫楊堅矯命受周禪

李淵晉陽起席卷群雄四海清

錢戶不為明皇以前天寶後三遭

黃巢出權歸宦官藩鎮橫五季

經營五星聚奎符泰運天開有宋

立美君明主代相仍崇尚仁義

汴京失守中原陷疋馬南渡何蕭

檜賣國和議行百年宗社竟蕪沒

華夏干天位

上帝厭亂生

聖神靈定國正大統綱常復振天下寧混一車書日至
今日萬世相傳仰

大明

老翁諷誦再三嘆曰觀君所作自非通今博古熟於史學者
不能也吾於是知君真抱道不偶者矣天游曰自秦二世以
至於今日已歷一千五百七十禩一百五十一甲子方今詩
書復行郡縣仍置天時人事大槩如斯不俟贅矣願以秦事
見告可乎曰夫秦處戰國民窮盜起上下交征侵奪土地糜
爛人民壞亂極矣秦承大亂之後故嚴刑峻法以繩之雖始
皇剛矣自用亦時勢使之然也秦之百大槩皆尚苛刻下民
犯法手足無措惟恐不得其死而已是故道不拾遺外戶不
閉者畏死故耳荆軻刺秦王群下莫敢持兵上殿趙高指鹿
為馬群臣莫敢言一未若恐其坐死耳太子扶蘇將軍蒙恬
皆死於秦而秦亦亡矣夫秦之必死耳河漢之作神仙之求

惟耳順令以免死耳長城之役間之之發欣然遂往以脫死
耳當時之民赴死萬計身然不保自古以來未之有也使秦
併六國之後能以寬厚御之可遠萬世而為君矣止二世哉
奈何以暴易暴務倏刻極奢華遊幸不息今年築長城明年
作阿房求神仙焚膏坑儒肆為無道天變人怨匹夫一呼函
谷不守而子孫無噍類為法自弊一至此哉胡亥安能亡秦
秦自亡耳吾由是飄然長往避迹為高倚山長嘯傍水幽棲
歲月如馳自成村落種莠為食拾葉為薪但見寒花弄色却
疑春滿皇都木葉作聲便覺秋聲金井仰天一嘆更來兩忘
今聞君言世變屢更物情如昨又令人凄然有人非物是之
感且知元末之亂不下於秦而君之避亂上坤於吾也矣
願治議論方酣回首遙觀夕陽已沒樹端矣止天游有明日
出酒飲之復作訪隱歌以送之曰吾生秦季不事詩書嘗聞
齊馮驩有一向之歌燕荆軻有二向之歌商山四皓又有數

句之歌慕其人好爾其言至昨觀君所作長篇大章寓利有
則今吾效贊詞不達意幸垂教焉母見笑也其歌云

有人候入苑源來花間相見能無猜我初見君敬問語問
君蹤跡來何所君亦答口吻我言和我居止為何村我避

秦亂居於此一段風烟過太古清風幽氣時烟然山光水
色閑如許種苑文岸滿林花江春三月紅霞裏朝夕

殊不暇燒根莫實成胡麻苑花已謝矣已熟飽暖樂然樂拘
束日上扶桑丈五高翻身觀日黃芽屋起霞流霞三五杯

逍遙苑林天地頓長笑歸來心孔開悲歡榮辱皆塵灰
但見嬌紅媚綠爭顏色新春風景真奇絕敗黃衰白開

青聲深秋氣象何虛清春來秋去長如是此間別是一天
地壺中歲月老不知人間事變有難言陵夷谷變市朝仙

此中優游幾百年偶逢君子來相訪性格飄然出天表君
亦閑散謝世情我輩膏肓誠長往酌水為酒洗肝腸始覺

子樂充糧糧君歸為我張幽呈桃源之說非荒唐

天游興之別及而登舟揭蓬棹棹放乎中流回首一顧但見
拋花烟水萬頃蒼茫老翁不復可見天游悵然取阿贈長歌
擊楫而歌之復充然若有得終身桃源以自樂云

南谷曰華天游自叙其隱趣比擬於桃源故事亦自可
嘉蓋亦假托而言耳其言暴秦致乱天下及詠歌歷
代興亡足為後世藥石非空談也

武夷幽隱傳

或曰太古既遠世變下趨朴素亡而機巧作真淳散而為妄
生古人之遺風至是變易盡矣所不能變者惟山水在耳事
幽逸者不居游山水中何以享古人哉是故閩中山水甲天
下而武夷又甲閩中者也太王之峯玉女之岫仙機之巖亭
曰鐵笛寺曰石堂金鷄仙掌石鼓之勝又甲武夷之甲者也
幽人林必花者好佳山水以休逸閑散為已任彌山水中人

心慕神仙之術故過名山大川奇峯幽谷必携琴挈壺往焉
尋幽弔古日以為常一旦之武夷愛其山水奇峭秀異遊玩
不停誦白雲深處有仙家之句窮極仙巖天峯絕頂忘失歸
路尋欲反宿荆棘林莽茸不可披鶴唳猿啼心甚恐怖仰視
天色昏瞑遙望一所遠遠有人聲至則茅屋數椽必花正欲
扣門聞有一老翁醜顏鶴髮竹杖芒鞋野服緇冠優游而出
其精神清爽態度幽閑氣象龍鍾動止輕捷必花意必非常
人進揖跪曰僕林必花沅州人也膏肓泉石痼疾烟霞今而
陟歷佳境途窮體憊未得所安幸遇尊丈伏乞門下少憩不
然乞指點歸路即行耳勿訝老人曰意朽遜迹高尚出
塵與君子所好同是其心同也弊君容膝幽氣逼人與君子
所處同是其心同也抱道不偶蓬華生輝與君子所樂同是
其心同也同人貴臨同心內照程夫子遠訪董五經已先知
矣何必見猜遂盤折而入壘中無所有惟據地而坐瞭松脂

代燭洗土缶盛酒山穀野藜滋味皆極玄淡非虛所物飲副
喟然嘆曰因時避亂駐足于此經今不知數百載無人知者
人情世事久已相忘今日遇君其緣幸豈淺淺哉必花曰尊
丈何姓何時隱身于此其詳可得聞乎老人曰山水中野老
塊然元氣一殼子何有姓名必花曰僕亦天地蟬蛸林泉蝼
蟻忽然邂逅喜不自勝言亦何妨老人曰老身姓名不欲顯
於人世久矣吾祖古月道人吾父太古老人吾自謂遂古上
人隱居武夷世世不出忘世間之甲子飽太古之遺風慕巢
由學黃老居閑處幽不知天地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必
花曰家世山水中願聞山水之樂老人曰何問之不豫也太
上忘言太古無為余何言哉必花固問巢由黃老之所為乃
悠然自叙曰太古氏之民質直而朴德厚而淳無係累無作
為無城郭以限彼此無舟車以濟往來無文章以表上下無
祭祀宮室無百官有司飢食倦卧汗尊杯飲優游標枝野鹿

之鄉天皇氏作歲起攝提歷萬天無懷之世雖有君臣上下
然君自君臣自臣民自民堂陛之間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幾
千萬年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上皆黃老下皆巢由也復何疑
哉必花曰何後世謂盤古氏開闢天地又謂上古食木實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窠何哉曰子獨不知洪荒之世乎昔者容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驩連氏燧人氏栗陸氏軒轅氏
赫胥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敦君而鵠食朝作而
暮歸蚩七蠢七而已世之迂儒惡世代無始而謂盤古開闢
天地後人信之不疑不知無是理也而曰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窠亦因洪水橫流一時辟患之權宜耳又曰食木實茹毛
飲血安有是理夫古人下巢上窠而今人宮居室處古人茹
毛飲血而今人豐食甘飲是古人如禽獸與今人大相遠也
均是人也均有此身體口腹也何拙於古而巧於今耶又謂
右攫獲巨人跡而生契天玄鳥而生伏羲人首蛇身神

人首龍身夫伏羲神農稷契皆上古聖神焉有此怪形異狀
君上以臨下哉均是人也均有此耳目首足也何變於古而
常於今耶必花曰竊嘗疑之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也今之
山水人物即古之山水人物也是古也今今即古何古有之
而今則不然也曰夫世代長久謂之古古則變也則不常既
曰不常故相傳無定耳况上古無史官以紀事無星曆以紀
年是以俗儒迂士開不情之口出無稽之言而為此荒唐孟
浪之說耳胡足深怪且古人之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如堯舜之世者擊壤有歌康衢有謠南風有詩
當此之時其至德之世乎非若後世競奸飾偽欺誑日滋而
紛亂作焉余因避世以來願棄人間事從武夷君遊林深月
暝全無清夜之吟水靜山閑獨得長年之樂霞盃玉液莞爾
微醺石室白雲恬然高卧燒殘紅藥服盡黃花啜苦茗之餘
黃庭讀罷漁孤松之際玄慶初酬事大如山一任龍爭虎鬪

日長似歲不知春去秋來足雁清泉手弄明月竊烟霞以自
託抱天地而長終必花起拜請問養生之術老人曰世之談
養生者不過謂服日殮霞飛羽羽化耳夫人生天地間天地
之氣吾氣也古之善攝生者必順天地因動靜以為體用何
哉蓋天地雖大躰常靜而用常動脩身鍊形其法常動而主
夫靜焉故高出塵寰遠脫囂俗不與世情相逐物欲相擾是
與天地同一靜也調攝四肢運動百骸或坐或卧或行或立
則五氣流通三神運用是與天地同一動也古經云戶樞不
朽流水不冰蓋言學道者徒知用動而不知體靜間有知者
又不知體立而後用行服行既久志向如神可知未未之兆
已往之迹大而天地之變遷日月之晦蝕小而人物之興衰
草木之榮悴皆可前知所謂先生欲求信息甚大如蜀山人
不起念十年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豈有異於人哉吾亦
無過人者但久離塵壤於深山大谷之中獲神養氣故能

人地之神明同用幽怪魑魅皆不能害今若過若亦緣此
教君至術言止于斯語畢復自嘆曰至哉言乎不可為不
知者道耳已而必花坐久求寢老人出一席相與枕地而卧
迨夫雲方載白林藪炯然必花反因或人之論及老人之言
深隱巖谷抱道終身焉

南谷曰武夷山水奇勝出天下世傳神仙所居至今宛
骨尚存且朱子大賢亦嘗棲遊于此立精舍以為講
道之所必花志尚如斯會遇如斯其亦有道之流歟
其亦隱君之字歟亦神仙之徒歟

陶澤遇仙傳

定襄陶澤字潤夫幼失父事母樊氏築室城南依山麓居焉
澤好讀書離家可百步別構一小齋專攻儒業心甚勤篤而
母氏亦賢懿嘗往課之一日讀書至夜分大兩忽聞剝啄聲
扣門不輟闢戶視之乃一女子年方十七八綽約多姿殆神

仙中人自言鄰女阿君墜敗世風雨懇求假宿澤初驚異峻
辭厲色拒之甚嚴女曰君欲享魯男子乎則柳下惠孰賢君
子處世不拘沉陳迹不矯拂人情但自持正母及於亂而已
澤感其言乃納之女褰裳而入微咲曰君欲享柳下惠乎則
魯男子孰賢澤亦咲而答曰先以吾之不可正所以享彼之
可耳相與面燈而坐愈寤嬌嬌澤已心動神馳矣復見其調
咲不凡深非無意乃微其辭以挑之曰中宵不樂無以自娛
願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何如也女曰君適以已之不可享古
人之可何其言不倫如此曰柳下惠魯男子皆逆情干譽不
偶人也吾當享司馬相如陶穀之為人不知賢淑能如卓文
君秦弱蘭否乎女曰今夕所遇何以異也况文君臨卭寡婦
弱蘭江南娼流妾乃千金全軀蓋然冰清粹然玉潔而天潔
尤深於彼也遂相携入寢鷄初鳴女夙興整容而去明日
常命二侍兒一名咲霞一名咲霞

味晨粧暮
顏色光華才思飄逸心異之而澤亦暗喜已在少
年尚未受室忽偶得美婦容與幽齋旦文不改其事大異俟
重來必詳問其所自抵晚譙樓鼓罷蕭齋月明女至澤曰此
末何晏耶女曰君欲問吾姓名末由吾已知之故遲上末耳
澤甚怪其先知堅請曰一遇賢淑心情蕩漾歡愛無極然而
不知姓名不知君止切恐好事多乖佳期易隔一或相去何
日重逢則陽臺雨散無處追尋巫峽雲深何時入夢是徒取
快於一刻不圖諧老於百年縱得合歡終非悠久澤深憂之
請明以告當令媒妁通好伉儷允諧使夙盟密誓石固山高
厚愛荒情天長海濶此吾之至願也女曰君欲知吾姓名求
為配偶其與陽臺巫峽之事將無同乎澤曰何謂也女曰妾
本地行仙女姓柳氏先為女醫有功行以故得仙澤大駭曰
賢淑既是仙妹吾乃塵寰俗士何敢唐突如是仙女曰無傷

實出天緣非由人合澤因問為仙之道仙女授以至訣言皆
玄妙澤秘而不傳且謂仙者遷也仙易形氣保合真元真元
不耗乃得長生是故奪胎換骨洗髓伐毛真神妙術不可言
傳內視反觀積久自致上者飛昇下則尸解而已况儒者求
仙成功甚易以其深研天人交構之理洞察陰陽旋運之機
積功累仁養身脩德故也然必希奇骨格為易至塵凡心性
為難能故朱文公有詩曰我欲往從之脫蹤諒非難成哉是
言也君如不信請試吾術今夕正值元宵杭城張燈甚盛君
如瞑目飛身往觀澤如其言但覺如生羽翰乘風雲上下倏
至杭州燈火盈城士女縱觀澤同仙女遊玩不已復至天竺
寺觀焉澤猶疑其夢寐然曰是夕仙遊可無紀乎仙女即題
詩一律於寺壁云

踏歌在處咲聲騰

萬目爭看五夜燈

人力往來徒自巧

天工

星播織女吹長笛

大道分明君信不

蓬盈風月足堪垂

澤亦題詩云

盈城燈火爛燒空

到處笙歌此夜同

一點仙機搖指下

百年景物轉頭中

馬塵隨月家何在

驚海觀山路未通

自覺飄乘雲霧去

金吾無處問行蹤

既而歸家猶方二鼓澤深神之乃欲盡棄其學而學焉仙女
曰母子至恩何忍割絕况君前在遊大不久聳空昂霄澤雖
慕神仙又貪富貴而无倦心不忘母度不能兩全乃曰先
了功名後學神仙可乎仙女曰是固知塵念未絕耳君不見
漢張子房封留侯而後謝病辟穀唐呂洞賓登進士而後草
衣木食宋陳圖南入朝賜號而後隱居華山石室君如有心
何不可之有仙文去故遺紅裙在焉母往見之責曰吾兒讀

書甚謹安得有此好色志親大不孝也澤即詭曰此鄰女為
貧以此貨錢少當取去無他也母始釋然是夜仙文至澤以
告仙女曰知君應變才也然與君佳遇明日已矣無以為懷
集有唐宋諸賢古句一十二首仙書雲篆宜珍藏之澤聞言
感愴淚落魂飛徘徊不忍相別欲死從之仙女再三解諭曰
吾非爾妻也特來了此宿緣耳其數已終亡身無益爾妻尚
在某縣蓋家今年十七矣吾以物贈君為納聘之儀使彼御
之即我也乃出紫金鳳釵一雙翠花鈿一事碧玉步搖一付
黃金條脫一雙綠飛羅帶一繫燈籠錦雲有一標其集古詩
云

其一
蕭然孤館起凄風交賦王淚濕臙脂損舊容鄭院感
盡把歸心付紅葉不知名百年身世似飄蓬許渾

其二
瑤臺無路可追尋李德裕空作西州擁鼻吟胡商
身在南蕃無所預高適病來那復一分心胡適

其三
君去東山誰共遊留商青田紅樹起春愁司空圖
朝上暮上陽臺下韋莊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

其四
、獨自吟詩送夕陽高啓此生無處問劉郎宋孝
洞房昨夜春風起岑參不是愁人也斷腸朱淑真

其五
記得雲間第一歌李頎空令歲月易蹉跎李頎
寄言全盛紅顏子宋之問世事無幾奈爾何司空圖

其六
相見時難別亦難李商隱明朝相憶路漫長賈幼鄰
與君今夜不須睡賈島共待天池一水乾王初

其七

汀洲雲樹共茫茫李益滿耳蛙聲正夕陽來鵬
何處相思不相見白樂天離人到此倍堪傷羅隱

其八

襟亂琴書共一床唐秦系寒燈相對暗無光蘇東坡
故山迢遞故人去許渾離夢杳如聞塞長薛濤

其九

清歌妙舞落花前宋之問一墮西巖又隔年許用晦
鏡裏朱顏看易失張敬高強憑盃酒亦潸然張泌

其十

我有新詩何處吟杜子美每回回首即長頻李群玉
共看明月皆如此李太白猶隔千山與萬津紀唐夫

其十一

一別心知兩地頭嚴維任它明月下西樓李益

其十二

來年此日知何處韋處士遙指白雲天際頭呂洞
睡起心情不自持宋徽宗人間此會亦應稀白樂天

年年今日誰相問李山甫獨倚闌干默自知李方叔

女辭去云後二十年當在大都相會君勿憂也澤治裝往某

縣訪焉果有藍家見澤至大喜其人云吾昨夜夢神人云明

日有貴客至非常人也可婿吾有弱女年十七君如不棄願

待巾櫛澤即以仙女所遺物聘納為妻合卺之夕其女動止

容貌與仙文宛然無異澤雖娶妻感思仙女心切無以為情

乃往天竺寺觀之其詩爛然壁間澤尤和其韻以自遣云

塵骨無尤得二騰誰將仙訣謾傳燈

蟬蛻光景皆虛度蜀狗功名久妄承

今日重題天竺壁何年高出世塵縈

飛花流水滔幽興茫然還自乘

萬物皆來一瞬空

芳情樂事香難同

隔年燈火秋風外

在昔笙歌夜雨中

奕罷總知柯已爛

槎歸應想路能通

每逢元夕增惆悵

匹馬還來覓故蹤

澤後舉進士夢去一日覺而自言恍然至一處宮室華麗花卉芬芳與仙女會于中情意如昨乃作遇仙詞以紀之其子別集中

南谷曰神仙怪誕奇異之說固不可信陶澤自序其詩遇如斯亦秦夢韞安道傳云耳豈真有此事哉

毛嬌娘傳

蜀成都漢州倉址舊處荒僻高垣四周草木暢茂魍魎異物出沒變幻元時有妖狐化為美婦往往迷惑男子有苗再成者早行遇邵明草中有哭聲近則一少婦問之云妾有女父母不識路故以此

以心動携至家為妻一年無人知者嬌娘起剔燈灺梳粧不令人見日以為常其天怪之一朝其為則見嬌娘於燈下取其首置案間簪花傳粉畢後戴之宛然一美人乃大驚異見嬌娘佯為不知亦不復言待如平日晨後嬌娘求去忽然不見竟亦無他但臨去時曰君知妾妾不敢留矣適州有曠夫王福疇年三十鰥居一室每夜中活酒劇飲狂歌以為樂忽夜暢懷半酣乃歌李白清平調繼以周美成解連環詞歌畢有感自傷無室已而長吁短嘆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展轉夜深忽聞人扣其門王訝曰誰耶毛不答已而復扣問以姓名又不答福疇啓門視之乃一女子年約十六七真傾國色也即移金蓮之步攢翠羽之眉顏色動人入門歛容低聲拜曰妾近鄰女姓毛名嬌娘父惑後母見憎屢加鞭撻不勝若凄今夜出奔誠非得已君子垂憐假宿一宵待旦當施適矣王驚曰卿為處子吾則鰥夫黃夜相從同室

相處雖無非禮相犯瓜田李下嫌疑之際不可不謹嬌娘拜
懇再三淚下曰今值夜深朱門盡闔無處安身即君不棄願
侍衾枕畢竟相拒之嚴當就死地是即君見嫂溺而不援見
孺子入井而不救仁者固如此乎福疇年少鰥居不能不動
情復聆話言激切如是得狂殆甚乃納之遂與相狎枕席間
言詞尤嫵媚有頃曉鍾鳴天將曙嬌娘去復囑王曰今夜之
事慎勿泄也一出君口入人耳則妾與君盛名之下為難居
矣王許諾於是情昵既洽歲月云遷不疑其為祟而福疇顏
色蒼黃精神疲憊自覺災青將作始大疑俱聞邑中醫士方
庭春醫國手也能驗人致疾之由兼能辨治妖怪之惑見王
驚曰望子之容診子之脉得疾甚異妖怪所侵也王曰為之
奈何方曰子其道實方訣可施刀圭可投不然命在頃臾百
巫咸千靈術不能為也子不道實甚可憂也王乃愕然俱曰
無他惟昔中夜有一女子懇求假宿淹留數夕耳方曰是

子其慎密吾有靈丹與子服之法後妖氛又有靈藥可收咀
為未置酒中俟其來與之同飲若為妖魅必有物吐出人則
無患焉其物尤異精光皎然若明珠瑩然如美玉久則剛硬
如鐵石堅不可破火不能焚若嘔墮地即拾而吞厥疾乃瘳
王如教而往夜嬌娘至福疇再三勸飲痛醉出酒大嘔不正
果有異物墮地照耀入影王即拾而吞之嬌娘嘔止茫然不
知也酒罄嬌娘醉甚乃辭去蚤五更嬌娘泣至曰妾昨夕酒
醉失一物即君得之乎懇乞還乃即君有入造於妾若亡即
亡我矣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王曰吾已吞之嬌娘痛恨大慟
辭曰吾身所恃長生者此也吾已鍊修三百餘年方能成此
精靈今吾失之君得之亦天數歟抑君
亦訣言止于此然而與君情耶親狎不
妾為君死明日於謀穴中見吾立首
土不親膚土不為鳥鳶食下不為螻蟻
君禍妾矣
座之中野
人類而卒

得具人禮感德豈淺淺哉死生長別從此逝矣拜畢淚落如
雨王亦動情感泣如失匹偶特恨不能出其嘔物以還也後
至其所果有死狐在遂給輜襜衣衾一如人禮壘畢福疇逃
入深山中結小庵幽居自在不欲與人世相接後人又見於
三茅山自言其事如此復曰吾心所欲往閉目即能到緣一
閉目即失福疇所在苗再成開之嘆息曰吾初不知嬌娘也
得之一月為妻不知也福疇得之不為妖而反致奇術抑又
何哉妖固不獨一嬌娘而世之治容逞咲含羞術媚故為妖
態以惑人皆嬌娘也甚而士大夫內懷狡黠外加修飾閭然
媚于世者其亦妖矣乎是豈狐妖能惑人而人妖亦多惑人
人自不知耳

南谷曰狐之為妖深山中往往有之正人君子未嘗為
所惑也朱子之書怪而不能去范文正之墨書大白
鬼程子之撥廟同馬溫公之帖筆皆傳記所知

如毛嬌娘事亦怪異余聞而傳之蓋神禹圖山川
怪傳子九鼎使人先知所避無患焉非為後之所語
怪者道耳

零陵香怪錄

建陽富人李氏有三女長曰嬌字堯英中曰娥字月華少曰
媿字天姿皆絕色也未笄從學家執中經傳百家語悉粗通
其大義而吟詠詩詞皆經眼每撫景舒情倡和相軋必欲誇
多闕靡是以佳章艷什不可勝紀但錄其一二傳播人口者
以例其餘亦可想見其人矣

曉起梳粧罷芳情占斷春幾回監鏡坐

生是月中人

右詩

天姿

寶鴨香銷春夢香

門掩東風新月曉

雲鬢慵整玉搔頭

粉黛勻施金鳳鬟

倚闌默上情多少

含愁怕聽流鶯巧

雲母屏前堆落花

光陰零落繁華老

○右春曉曲 堯英

春去春來只倏然

強移蓮步落花前

不知自古繁華地

墜素翻紅幾隔年

○右惜春 月華

後二姊適人獨大姿年少已字人而筮日親迎又李造居室
輪輿一新大會賓客二姊俱歸寧值有客饋其家零陵香草
四束其母挈而三分且獨厚於二姊天姿好佩香囊欲多得
面爭而趣藏之母再扣不出讓曰堯英月華二姊新歸若外
客矧茲微物均分固宜雖厚之亦不為過汝不出何耶天姿
懷忿擲香于地流漣趣洞房獨卧不食翌日尋舉與二姊競
二姊笑而避之父母復詬天姿失禮必欲撻之家衆力解乃
免奈何天姿性急尚氣以為父母故窘辱已飲恨不辭竟死

有終於迎春樓而家人莫之知也明日父母二姊伏尸大
之慟痛悔懊恨無如之何以君第落成忌不發喪遂豫治
城併其奩具服飾輿尸轎中仍張設鼓樂以從鄉人聚觀皆
不知其為也死及臨壙乃出棺擲厚斂窆于里之大岐先墓
側距家二里許父母謂天姿性愛香終因零陵香墮命不
違其意仍以殉二姊自為文致祭其文附錄于
此

維年月日哀姊媿娥鏐心為文滴淚為酒致祭于

故妹天姿小娘子之靈嗚呼吾妹也明敏如玉鑑高潔如
金荃剛性如鐵石粹質如珠瓊尚氣節如千鈞之重視死
生如一羽之輕古今烈女一德齊名奈何金銷玉殞石碎
珠沉親隣悲嘆骨肉震驚吾妹也棄生出於不幸我行也
抱恨鬱於無疆血淚周竭衷心難忘痛素車之已駕觀紅
葉之未將鼓樂往送祖巨來嘗聊備送死之禮寔同事生

之常芳情休矣金鏡無光樂事已矣玉帛深藏嗚呼春已
老兮花事非夜已沉兮月色低人已悲兮杜宇知景零落
兮綠慘紅淒山寂寞兮雲黯樹迷水淺瀝兮哀流如啼浪
至極兮愁絕無時望杳冥兮何日來歸

襄事後舉家悲思不已出入哭泣必呼曰天姿精靈未泯可
得一見每遇晦朔節候必寫哀辭心章焚告焉幾一年常有
人見天姿靚粧粹容緩步大岐道傍日落夕春之時天陰不
雨之辰忽香氣襲人則此文見矣遭其迷惑死者不少知避
則無恙人呼為零陵香怪時有戎閩幕官之子施文命名思
年少卓犖自某州西歸偶出遊過大岐興乏力倦獨坐松下
香風颯然少焉見一女子出沒叢棘中甚美麗不知其怪也
乃戲曰異香侵人韓壽在此多情其念我乎頃之女出拜愈
覺都姣生四顧無人急持抱之女笑而從其所為已而又疑
深山窮谷之中有此美人必崇也問其何所從來故乎

出迷途偶此延佇忽為郎君所遇不知吾
人居於何處也生告以姓氏君止女曰通家也且當請去
拜叙舊盟君勿泄也遂隨同歸某抵生家往來容與止于小
齋他久不見也獨妻疑其技必在齋中命婢秉燭睺之惟
見躡體偃卧地下遂扶至齋中思迷亂言語恍惚數日
自言欲往李家入贅父不聽所請但責其妄語久而厭其
言應之曰任爾所為遂絕之逝矣弘治改元廣東博羅張津
知邑事邑人以狀聞津命李氏發其墓伐其柩示此怪始息
○南谷曰零陵香怪固不可曉然亦知避則無患也施生淫
泆殞身亦其自迷惑耳何足深惜但錄以為後人戒

雪崖和尚東遊記

封立之寺有僧性空號雪崖和尚善鍼灸多愈痼疾周遊四
方抄題造梵宇建橋梁修甃道路濟人利物事蹟亦多其誦
經作善清修苦行人尤信其能事也或曰因修七星橋乏資

干謁檀那施主遍歷州郡募緣東遊至瀟山忽入人家未施
其門戶半開半闔扣詢四靜了無人音意必空居也僧出即
他鄰而去及日中鄰者訝之造觀焉但見其主人身著異處
倚伏案間流血滿地其妻又逃去乃大驚報陳于官捕殺人
者不可得比鄰逮繫數十人有司鞫問屢日不能訂其情乃
言于衆曰人不獨居居必有鄰鷄犬相聞如此其近也朝夕
相見如此其常也蒼楣相望如此其稠密也安有殺人而不
知者哉縱曰不知必知其日何人往來其家何人出入皆不
知耶中有一人應曰是日其家惟見一僧出殺人者或此僧
也有司曰是矣乃捕僧至鞭笞苦楚即認服抵死詰其刃則
無有惟一抄頹疏簿在焉其抄化衣鉢餘資皆為吏胥所漁
矣有司者賢其疏序云

切以巨川難為徒涉舟楫頻危棧道欲濟不通橋梁斷絕
自古功成於十月于今名應乎七星在王政亦何常

人心之難至願載同行旅之利爰與梓匠之功柰非一人
之力能成一家之產克濟若不恭修短疏遍謁高門何以
倡率衆心共成盛事願性空寄跡浮屠行乞道路不敢違
三寶之教允有度十方之心伏願長者大與准廣相周之
義仁人君子全體不忍之心共起慈悲大行方便博施天
寸仰德澤之無邊喜助錙銖建事功之不小告成不日然
古同休士莫問津必無躓後跋前之患人不高涉何有深
揭淺厲之譏不煩濟渡乘車一任投書進履笑秦皇故事
鞭石何功慕司馬高風題柱可復大惠不已多福有歸疏
語既陳良心已動凡有與作正及斯時

某年月日募緣僧性空雪崖謹題

有司覽畢詰僧于庭曰蠢我大猷以龔督一世攻彼異教以
誘惑四方奸淫靡所不為法律有所不守皆此輩也今又設
此誑妄之言托此繕修之舉因緣得計潛入人家竊取其財

而殺人私誘其妻而失節由我作孽在人何尤揆天理有所
難容論國法有所不宥致之大辟誰曰不然僧莫能辯獄成
將棄市矣其監司復讞之僧但言前生負此人死他無可言
監司亦獨疑其夫死而妻不出殺人而不得刃白于御史復
拘繫鄰保按問之曰何時見僧出死者家皆云未日中又聞
此僧於何處獲之皆云城中御史論曰日既未中萬戶千門
盡啓市聲誰雜安得入人家殺人無一知者乎既欲殺人必
畏人知何待未日中出為汝等見之乎既已殺人必當遠避
何淹留城中為汝等獲之乎必非此僧殺人他人殺之明矣
御史議是但獄已成不可變也他日僧出獄御史問如前僧
惟叩首無言問之再三則曰但願速死再托生人世此蓋風
世冤業非今日所能免也無復可言臨刑御史憐之亦無可
奈何面縛北市僧惟叫佛呼天曰神天證盟何人殺人使僧
枉死觀者莫不流涕忽一少年於叢人中奮然躍出告御史

曰殺人者某也何賈禍於僧殺一不辜卿寃無盡吾偷生不
如就死也御史遂收之憲府究問其詳曰某鑄工也過死者
家其妻見而悅之自言彼夫學庖丁術某日為人解牛宿其
家復約吾夜往及期而往夜未半而夫來歸謂妻曰今日病
矣乃置刀案上隱而卧吾恐潛匿於樓指其妻使促其夫就
寢吾將逃焉妻俱以案上牛刀殺之矣無如之何乃亡命出
外數年意其事無徵久或可熄奈何以此僧祇法死何寃哉
蓋吾已通其妻俱殺其夫死此僧之死罪孰甚焉與其負
愧偷生不若安心就死也御史曰然則殺人者其妻也汝固
有罪得不死與僧偕釋之乃按妻以死後好事者為僧作東
遊錄有述善惡之報寃懣之誤囹圄之苦數千言垂戒後人
此不載云

南谷曰浮屠氏乃夷狄之一法其徒滅類毀形無父無君
遊食取禍固不足恤而抵法寃死亦自可悲為少年者

舍生伏罪觀死如歸亦人之所尤難者也世之士大夫苟趨利祿而忘君父忍心害理負罪無窮亦大有愧於斯人者矣

竹亭聽笛記

元統間有戴昕者字延儀在重簡默以德行稱當時之學者未始或之先也家居邗臺而平生未嘗折節於權貴宅心平淡了無外慕君子許其有古人風好吹笛嘗遊于蜀止於父執韓紹門下數年紹乃華陽人且世家其居側有遺址人傳以為唐明皇幸蜀時行在所特異世殊堂寢就荒黍離極目無復舊蹤昕本孤寒得遇故人款待甚喜而安焉韓館生於齋吾乃潛心游息於中亦得習肄其文事齋外植竹萬竿復於林下構一幽亭小巧規模亦甚潔雅每天風颯然蕭森振動鏗金戛玉殊可入懷昕愛斯亭清致且則遊詠其間以為常夜則風前月下獨坐不寐倚竹亭弄笛以暢清曲終必

無不發山石可裂亭又距明皇行在荒址可十餘步久而竹生夷然不以為意一夕酒酣忽思明皇幸蜀事動杜子美憂國思鄉之情誦白居易長恨歌之作因取笛協律吹之女子復至一聞其聲汪汪然淚下生怪之問曰何物女子在此夜深聞吾笛而流淚如此何耶女即收淚答曰妾與君時代不同盡吐心曲殆恐為郎君所訝生曰吾雖一介腐儒身迹流離宵衣自定安得以汝言而動吾心乎女曰亦出夙緣故得會遇妾生於唐睿宗景雲庚戌至玄宗開元壬申應選入宮供奉祿山之亂隨駕幸蜀時扈從大臣啟明皇中外皆以貴妃致亂天下恤不宜多以管人行即降詔出宮女二十餘人下嫁民間妾適一騎士肄籍從軍守睢陽死于兵妾亦捨生取義全節不污虜此幽奇精爽猶存今幸遇君失欲以事相告又恐君見疑故不敢近每夕弄笛妾潛聽之至今夕聞

觀軍容統子儀李輔國得以遷上皇殺張后唐末竟以宦官
失天下始作俑者其明皇乎夫楊國忠疑哥舒翰恐其危已
說上趣翰與賊戰大敗翰降國忠自以為安及賊入關上出
奔身亦就戮嗚呼為入臣者常使社稷安則吾身亦安國忠
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君身既危吾身安得獨存乎能所
以求安者適足以自族也故古之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而不
顧其身此身亦未嘗不安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
人如此安得不傾乎睢陽之陷南齊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
皆被殺吾夫適君其列勇捷過人殺賊無算虜人畏之賊有
知吾夫者遺書勸之曰以君材力與吾同盟不患不富貴共
舉大事不患不成功空守孤城自經溝瀆欲何為哉吾夫怒
曰死綈奴逆天作亂吾恨不盡殺汝以報國何從汝反耶
賊陷死之後人獨知迷遠南雷而不知吾夫是可悲耳明皇
一日召貴妃妃被酒新起曰乃海棠花睡未足耶當時樂府

曲名海棠春奏之上大悅賜賚甚厚獨貴妃嫌其言已
事被樂府不載其曲不傳曲云

玉樓金屋成佳夢情東風把宿醒吹動艷色不勝嬌香
汗微生暈濃雲薄雨花陰沉潤謾趁芳春供奉醉倚沉
香亭好景長游詠

夫明皇養成天下亂皆由嬖貴妃寵祿山任李林甫楊國忠
故一旦禍生不測兵起不虞腥膻穢于伊洛流血喋於河潼
乘輿播遷生民塗炭豈非後世之大鑒歟嗚呼制治保邦必
慎於未然若車奔航沉雖智者不能善其謀勇者無所施其
力矣國不亡何可得乎生聽之深服嘆息女復教生曰君
好吹笛音律俱妙但欠和譜耳明皇嘗選樂工宮女謂之梨
園子弟自教以法曲妾亦頗知一二願授於君播之玉管遂
出其譜授之後戴生吹笛為當時獨步每有銜金戛玉之聲
與竹亭所聽大有間也聞者莫不稱善所之死不得其傳焉

南谷曰戴生遇宮人德笛事蓋亦寓言其論唐明皇致亂
足以為世道戒故錄之雖曰涉於怪誕亦不暇論也
磁間陰德記

元未洛城東磁間諸葛氏子名勝少時父母命聘大姓傳庸
女賽娥為室納幣未歸賽娥生而淳懿其父故為洛中儒者
嘗教娥以詩書筆札娥不肯曰詞章文翰丈夫所有事也婦
人之職織紉組紃麻紵絲繭其他皆非分內嘗怪世之女子
父母誇其聰明逞其才思使之讀書識字甚至託辭寄與不
務女工不修婦道夜各失節為卿邦羞為後世笑者紛然
也德行不謹大疑不若文章雖工奚足取乎吾寧死不願為
斯人也父大奇之曰此女言論不凡識見遠大夫非尋常傳
此必欲擇佳子弟妻之議姻者不論貧富必焚香告天發不
言者不敢諾也已周星尚未字有以諸書生求配者生家貧
循謹不知其能文也庸偶會生於先生裴極席上見生

論學止亦自非常而悅之酒酣裴出畫四軸遍請坐客是畫
不數當生年最少獨楊未帟接筆立成文不加點一塵驚服
其畫乃四時山水也其詩附錄于此云

竹林幽處小苑紅

夾岸芳菲春色濃

寶馬沉醉東風裏

玉盃流注金尊空

醉把花枝自扳折

花底幽禽弄嬌舌

湖山風景共誰尋

明朝還是佳時節

○右春

新柳藏蟬池閣涼

浮萍破處遊鴛鴦

綸巾羽扇北窓下

夢覺雲開天色蒼

園亭無暑微風送

水晶簾繞新荷動

樹陰濃綠日長晴

凭蘭倦把瑤琴弄

○右夏

半空木葉下亭臯

遠浦征帆風外高

鴈影孤飛夕陽薄

人倚西樓眼力榮

東籬花開新酒熟

一醉僵卧黃茅屋

洞簫吹處自淒涼

水落山高沙石出

○右秋

天花撩亂撒遙空

高下瓊瑤幾萬重

沉檀烟燼金盃小

青帳垂氈冷氣洪

寒梅驚破詩成句

備坐佳人吟柳絮

高卧何人懶出門

夜窓相映看文字

○右秋

庸讀羅擊節稱賞心自喜曰得婿矣歸益得歸妹愆期之占

乃令媒妁通好納幣禮成生自撰婚啓一緘以致情云

伏以禮重大婚乞締百年之好詩言正始寔交二姓之歡

詎意高明不鄙寒陋既蒙金諾良荷玉成言念世

尚存書香相繼照芳自昔託好宜今弱子細習一經

愧棘闈未捷令女渾全四德諒惟蘭闥有光中

且獲牽絲之幸託盟金屋已諧種王之緣謬令葑菲下

材喜得蘋蘩內助即展古鳳管於洗耳聽佳音異日登

龍自許同心溢和氣星期禧卜水詒恭馳聊承筐篚之

特愧乏珪璋之貢薄物僅將平願幣微衷專寄乎鸞牋

不腆菲儀具如別楮

未幾苗軍揚完者兵亂女父母避寇吳中失女所在諸葛生

亦與二少年同匿山中道遇一女甚嬌媚拜懇生輩同行逃

難二少年喜謂生曰吾三人雖在流離遇此佳麗亦足為快

天乎天乎早願夕矣生曰皇天降禍四海兵戈兆民逃窟奔

走無路死者不葬傷者不起此身且不保何乃更萌惡念不

思甚矣二人曰但願佳會遠成於心足矣此身何暇顧哉生

又責之曰且人遭患難託身無所因而污辱之是犬羊之行

有良心者不忍為也其一少年頗有赧色女心初甚懼啼泣

告哀及見生仁厚發言若此乃依依不敢去生側日暮同宿
林藪中二人竟欲犯之女大哭不從曰君等苟歡樂於一時
喪名節於千古吾寧為鳥為食肉不為犬彘辱身遂欲投深
崖之下而死生止之復怒二少年曰夫人窮而歸我上凌迫
就死地此大不祥且君子不迫人於險必欲驅之崖下於汝
何益是亦賊而已矣况上天作孽同在亂離必重修陰德方
能脫禍不然死於兵刃必矣君等不欲修陰德豈不欲生全
此身乎二人始惶愧而止生夜不寐常以身翼蔽女以故不
得近平明生細扣女居止姓名羞避終不言送至大道曰娘
子可從此逝矣若晚復與狂徒相聚寧保無他慮乎有如昨
者吾幾不能為計也女歸行數里復與其父遇具以告甚德
之但不識為何人矣後二少年竟為賊兵所殺傳庸因亂
家之湖口僑居焉生既得脫禍亂不知妻家所在四姓訪之
不能得傳庸亦欲以女改嫁於氏子女哭而告父母曰男夫

生死未可知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况六禮告成特因避亂相
失安知他日終不相遇終不相遇亦命矣有死而已奈何漳
盟更事他姓兒義不辱誓死不為也痛憤欲自殺父母恨而
止後生亦不復再娶讀書勉學擢進士第授官九江適有部
人華秀實欲娶女訟之于官生鞫問一見女乃昔亂中所遇
者怪之文訴曰妾洛陽人先受同州諸葛生聘矣往者不幸
遭亂移籍于此數年今亦不知其人存亡何若豈敢遽背盟
言委質他姓誠妾心所不願也生愕然問曰汝夫行聘時有
何物為質有何事可據女曰吾夫聘物適惟兵燹不復一存
惟手書婚啓一札妾謹藏之以為券記死生守此不敢遺失
遂出諸懷中生取觀焉乃大驚喜手澤宛然尚新始知是其
妻也遂召其父母置酒高會兩相喜極皆曰天也合卺之夕
女謂生曰向日亂中多荷帡幪不然安有今日生曰是天使
我防禦吾妻也他日女又謂生曰君既富貴年少如此猶守

舊盟不求佳偶是知男子剛腸有如君者天下蓋寡矣生日
一言既定百年是期去國懷人身輕義重余豈薄倖改節自
陷禽獸者哉女曰感君盛德死生不忘使君亦如二少年妾
亦不得事君矣豈非天哉生日亂中遇汝我悉力捍衛使二
少年不敢犯故今日得復會于此是蓋一念之善致然也况
彼凌沙少年皆死於盜賊之手今已淹七泉下矣得非一念
之惡致然哉一念善惡禍福頓殊天道有知人心當警可畏
之甚也生與女重為夫婦富貴鼎盛人皆以為有陰德所致
云

南谷曰作善降百祥積善有餘慶皆聖賢至言豈無其驗
激視諸葛生避亂無入知之中所遇所處如是而其後
獲報如是一念之善而得無窮之報天不負人善必有
報矣是天人感應之際甚可畏也烏敢漏室欺天哉夫
細恢七疎而不漏若氏之言亦然

士盧溢淫蕩無度眠花醉柳平康妓家蹤跡無不到自號
烟花主人與妓者歡洽如所親者三人焉阮碧雲也趙翠英
也李飛仙也三人中飛仙尤親密飛仙者越人也故為大都
妓人體態嬌嬈應對調笑風韻壓教坊其尋常舉止亦自潔
雅碧雲形容艷麗善彈箏榆長杖躡利屣目排心招人自憐
之翠英則顏色嫵媚善為妖態亦多恢諧戲謔之辭皆能絕
句詩故三人者溢皆加愛而當時好事風流者爭狎昵之不
擇貴賤少壯遠近衾枕一夕不空作雲雨之佳夢叙風月之
勞芳情良家子弟彼其蠱惑傾家失業傷身殞命者多矣溢
獨肆然無忘言若流涎動若得寶雖人戒言亦不恤棄妻屏
子亦不顧焉春日與妓遊樂飲酒賦詩碧雲有詩云

東君情意漲如瀾

畫閣鶯衾夜不閑

十一樓中春色透

好花開遍玉闌干

翠英亦賦詩云

雨過瀟湘起白烟

春歸空自祝南天

好在落盡嬌紅色

再過東君色更鮮

飛仙詩云

桃李無言二月天

洞房春色十分鮮

欲知好景無邊處

倚翠煨紅不忍眠

溢遂和其韻云

舉目終朝望楚天

洛陽花柳正鮮鮮

文君已許尋春約

沉醉偷香夜不眠

奈何二妓怪溢獨和飛仙以為疎已也乃相私啣之至色大

姓葉贖者與溢善大會賓客因溢招致三美人以從事酒

座間言語談笑皆輒有奇麗滿座嘆服而溢獨稱善飛仙二

人者愈益怒之欲嫁奇禍於盧而未得也適狂蕩克徒擲金

買咲醉酣相軋必至爭爭或至經官杖決或歐傷莫治一

七 中 淫 碧 雲 者 相 歐 死 逮 繫 獄 十 人 烟 火 三 人 亦 隸 於 下 也

幾 年 事 晚 猶 不 警 悟 仍 辱 待 飛 仙 賂 其 夫 欲 殺 之 不 可 得 同

郡 范 文 通 悅 其 才 貌 竟 娶 之 而 飛 仙 先 與 其 奴 羊 祈 年 情 密

入 門 咲 謂 文 通 曰 紅 拂 所 謂 絲 蘿 願 託 喬 木 也 及 見 祈 年 又

私 喜 謂 曰 不 謂 郎 君 亦 在 此 乎 人 皆 有 一 天 吾 獨 有 二 天 矣

復 與 祈 年 通 文 通 覺 而 撻 之 飛 仙 曰 妾 身 如 落 花 飛 絮 郎 心

如 浪 蝶 遊 蜂 甚 為 不 常 若 以 此 相 撻 不 可 也 祈 年 懼 乃 夜 殺

其 主 挾 飛 仙 逃 之 荆 門 不 數 年 囊 箱 屢 空 室 如 懸 磬 家 無 擔

石 朝 則 四 壁 蕭 然 夜 則 一 燈 半 滅 他 無 有 也 飛 仙 怨 恨 不 樂

惟 思 范 耳 盧 亦 四 覓 不 可 得 乃 作 四 景 詩 以 瀉 其 四 時 戀 上

不 已 之 思 云

離 憂 迢 七 睡 已 遲

傷 春 淡 滴 海 棠 枝

夜 深 一 點 孤 燈 靜

空 有 相 思 兩 字 詩

○ 右 春

芳草平湖漾碧天
遊人不解愁人意
只管狂歌上畫船

○右夏

紅葉飄飄夜色涼
蘭房綉幃久無香

心如宋玉多離怨
頰向秋風賦短章

○右秋

愁苦慙上損舊容
朝來無力不禁風

自斟美酒醺然易
多是傷心卧病中

盜不知翠英之憾已也為之誦之妬憤益增值客有舊情者
贊財傾盡不能自存久吾翠英家心甚厭之不可揮去乃以
毒藥塗其陽莖腐爛無餘幾死復告客曰此烟花主人所為
計耳客礪白刃候盧殺之盧知逃竄出外不敢歸因至澧州
又遇飛仙於舟中祈年以貧故復以飛仙為妓矣與盧交歡
如舊日往月來祈年莫能過也飛仙一見烟花

一遇東君又是春

烟花如昨色如新

中天一段閑風月

認得風流舊主人

一旦同盜逃匿山居無幾何祈年蹤跡得之夜半格殺盜而
祈年亦為狂人所殺飛仙遂事他人惡疾死後碧雲醜其夫
與少年逃事覺死于獄翠英徙居海濱為寇所擄不知死所
嗚呼烟花主人本大家子貲產巨富一事荒淫終迷不返繼
忽蕩盡身死人手彼三妓者與范羊輩亦皆不得其死此雖
一事作戒數端或曰古未有妓校厥彼元誰生厲階自燕大
子丹不愛後官以結賓客漢武帝置妓文以待征夫降及唐
宋又設官妓以送往迎來世入胡元中國胥為夷狄亂常敗
俗極矣

南谷曰娼妓之流誠壞風俗之大端為政者不可不除有
家者不可不遠三代以前比屋可封未之有也至漢唐

宋始有之誠為反古下及胡元流禍一至於此是為害甚

蔡氏孝友傳

閩人蔡淮有六子皆負才質處鄉里以謙和事長上以忠敬人謂為氏有六龍今復於蔡氏具之長曰都次曰邵次曰鄂曰祁曰邦曰郝又其次也兄弟讀書勤學家貧親老孝友備至常相代賃傭耕春供奉其旨未嘗闕攻苦食淡稍上有常生之產家頗安焉時鄉里大疫父母俱有疾兄弟相為扶持長兄都亦染病五弟更迭進湯藥求醫檢方朝夕視事不懈後皆獲愈輿論以為孝友所感如此自是六子乃耕乃樵乃行商乃賣藥經營五年遂致豐裕貲累鉅萬及各娶妻諸婦互生門隙欲求分異父老或勸之曰君家羣多處事難治祇恐以遠變生不測必至傷恩孰若豫圖萬全親愛無已不亦善乎都曰昔聖人治天下以天下為家吾兄弟生之際下一

而分同氣同居理之正也吾不忍分門割戶骨肉相離他本善治國家者必有道以御之誠若先生之言實非徒遠之謀未從澆薄之所為吾不忍為也諸弟聞之皆以為不可其人赧然而退不復敢言忽日祁妻私告其夫堅執父老之言為是祁黜言于庭曰吾兄弟友愛萃於一門鄉黨無毫髮異議吾妻不賢乃欲分財異居是使吾離骨肉棄祖宗貽誚鄉間為名教中一罪人也欲出其妻兄都止之曰無智識者莫如婦人女子彼其心有所不安故其言有所不顧必其家法有所不善耳抑又何怪焉噫已不能盡善而責人以善其得失相去何如也君子之有處則豈處其薄乎况脩身謹行讀書知禮奈何不能化一婦人伺其過而出之是罔賊之地彼亦陷於無知可善遇之此後無不反身自治諸婦感悟家法肅然閨門之內嗚呼若朝廷乃植紫荊數本於中庭效田氏故事以示不復分居之意也扁其堂曰紫荊堂南谷作記

此不若云祁亦作紫荆篇以自警其辭曰
方庭有紫荆開花迥凡卉先春盛發榮中夜易憔悴憔悴
為誰來憐爾世人心孔乖田氏往事在今日翻思紫荆真
異物奇姿本是同根生枝葉那忍忽分拆願言天下紫荆
花到處芬芳凝紫霞爾室我家占春色棠棣翩翩何足誇
仰梅蒼天重稽首雨露蒼烟折求久青兩照耀無偏私生
意藹然迨九有傷哉尺布斗粟久有謠荆花零落風蕭上
傷哉相煎煮豆燃豆其荆樹摧折叢棘迷吁哉紫荆舉世
植者稀天生同根亦同枝何事世人摠不知根本城絕骨
肉離間言墮淚感特事寄語後人長愛護此後千年與萬
年留我庭前紫荆樹
後適兄都為人誣以陰事執于有司不能白獄成諸弟皆泣
曰吾兄不幸而麗乎罪尤當一援手况非其罪乎於是上
懇焉書曰

以手足之情實同 氣誠偽之狀難別酌途惟議欲在
乎威明故聽訟尚乎中正炎生無妄尚冀更新罪在惟疑
必當有辨伏念兄都半生平昔一介寒酸諱義句仲尤善
謹三尺臯陶法未免冷飯黃齏自守詎知鉤金束矢相營
但願早脫夫囚圜敢望然錫夫鑿帶名賢如公治亦嘗陷
於縲纆之中至德若文王况見拘於羑里之地是非難白
故先王設八議之條曲直未分於今日可之一言之疏刑
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昔魯人父子有止訟之辭而
孔子赦之太倉少女有贖刑之請而文帝憐之古既有焉
今所願也伏冀大人體天地之量施日月之明乞赦無辜
用昭明德其兄弟獲更生之願荷再造之慈使善人獲伸
儉人伏罪中心激切沒身不忘
都既出徃杆釋微纒兄弟已歷憂患益動心忍性深自損抑
皆有至行聲名籍甚時有詔天下舉孝廉茂才有司以蔡氏

兄弟應詔迫促以行皆辭不起都謂諸弟曰吾為家子春秋
頗高當侍父母治家事汝輩青年茂學策名筮仕正其時也
汝曹其行執顯親揚名孝之終也父母亦敦遣都邵皆赴召
前輩亦相謂曰兄長學博行優練達世事正當奉檄榮行又
况父母之命尤不可違後邦與鄂謀曰吾家素貧賤焉得一
門六子驟得富貴亦恐不祥誠非有德不能當也處高持滿
自古惟難吾曹高尚久矣菽水之歡亦其於列鼎之味也斑
爛之戲亦華於佩玉之榮也泉石之幽亦不讓於高堂廣廈
之逸也乃相與逃匿有司乃舉都邵應命行與計偕歷官至
牧伯後都邵皆登進士第都權監察御史都任都官郎中都
鄂雖終身不仕而都之子都鄂之子彰亦皆貴顯以才能稱
一門貴盛人皆謂積德所致也世傳為蔡伯仲孝友家云
南谷曰兄弟者同胞一氣大倫所在不可虧也世之下愚
往往昧焉有如寇讎自相戕賊皆財利蠱害其婦言

感其志是以不能全天性之恩耳君子每謂蔡氏兄
一門友愛可以垂法後世可以激勸當時有兄弟者
倫理篤恩愛可知不知所取法乎

羅池毒雪冤錄

羅汀者涪州人家貧妻何氏甚賢有智識姿色絕美事母鄒
氏年老汀作麵食店日給以為養使極其脫阿亦親操井臼
滌器當墟不以為耻時有元丞相脫脫家人所感專事險作
怙勢妄行悍惡人也過滌見何而悅之百計不可得乃入其
店食麪徐謂汀曰汝治生此計給身有餘養家不足曷不為
長久之道乎吾家雖不富亦頗有數緡汝能棄家出外同吾
往販當獲大利豈不勝於苟桎圈中餘遯耶汀善少告其妻
何曰斯言甚無謂家貧親老不宜遠遊况其人勢惡不可與
交恐貽尊門大累高其善怡色謝絕之妻因泣諫弗聽消吉
治裝偕行出外時元運衰微值西北方大亂威乃收汀格殺

之汀伴死遂沉之于江躍而起者數四閱三年絕無消息母
在家病篤思汀切其死生兩地不知也何躬扶持進湯藥敬
事不怠且伴言曰某客挾書來汀在某州某日當歸開慰萬
千以寬其意不幸七日逝矣何哭泣極哀殯送之宜塚壙之
營悉出資於人以畢之朝夕惟懸望夫歸也忽陳至謂何云
汝夫命蹇出外未及二年乃得重疾客死于石州以遭兵亂
不能歸葬已瘞之吾萬死求生備經險阻始見今日復以經
營貨財還之曰此汝亡夫所有也何即隨淚大哭疑其所害
而不敢發但呼天號泣而已時值亂離夫死姑亡何獨一身
零丁不能自存幾半年感見其愁困孤苦索古無聊其矣乃
令媒妁求何為妾何固拒不之許他日感再三撫喻之曰汝
夫已沒下無一息衣食無賴况日下海內擾亂死生不保豈
守霜居徒自苦耳縱全節義誰則知之何曰吾事羅氏自結
終身今二十餘年不幸不能保終豈可以死生易心存亡故

節乎有死無二不忍背之威迫以勢力終不從至壬辰郭
子興破濠州遂入滁州何被擄部下將欲愛寵之何不從乃
傷生之不屈也家之滅亡也夫之物故也身之被擄也故憂
鬱怨恨而作悲筵六拍

我生之時兮何不良嫁與夫君兮不下堂朝夕供其旨
兮常在舅姑之傍中道險惡兮逢虎狼只今長恨兮守
空房憶我良人兮情何以堪嗚呼一拍兮哀正長心腸
碎絕兮不可當

○右一拍

我丁季世兮艱苦多英雄義起兮逞干戈四海魚肉兮
流血滂沱思我至親發蒙難過家破人亡兮揮淚成河
嗚呼二拍兮長悲歌上天下地兮其如我何

○右二拍

世路險兮何多岐風波無常兮心目俱迷誰知中歲兮若

別離大厦顛覆兮非一木支骨肉棄捐兮有不可知天
有眼兮獨不見我遭慘變人有知兮獨不棄我傷且悲
吁嗟三拍兮欲何為双目酒兮寸心橫

○右三拍

故家多事兮魂神震驚中原無主兮兵革相尋末世狼
戾兮人懷殺心我不逢時兮值王道之不平懷我憂鬱
兮不能為心噫嘻四拍兮招彼陰靈捫天招地兮害盡
我情

○右四拍

身無主兮歸無家甘啜清苦兮不慕芳華寧珠沉璧碎
兮志可嘉此生無意在人世兮心無他見我良人兮不
能得怨明月兮羞落花長吁五拍兮哀愈加海枯石爛
兮其無涯

○右五拍

豺虎逼人兮蔽身絕蹤奈何天降禍殃兮自不能容
自誓兮固從一而終憶我良人兮哀何窮欲相見兮只
夢中嗚呼六拍兮曲雖終此恨綿上兮與天地同

○右六拍

其人知何不可犯欲舍之威聞致厚賂納為妾何雖為陳所
奪常思羅氏嘗作詩云

悠悠世事日沈淖

蹤跡飄然不繫舟

痛醉難消千古恨

狂吟終抱一生愁

追隨佳會真成枉

提起鍾情總未休

朝去暮來雲雨惡

相思只在此心頭

國朝平定天下陳携何卜居于涿州生二子一夕夢與汀會
清意如平時云汝可遊園亭汝見池畫即我矣吾寃可雪也
何覺莫曉所謂心識之忽日威嚴謂何曰汝與吾情好吾家
歡樂如此其憶爾夫羅氏否何陽言曰彼既已亡恩愛絕矣

於我何有後因共遊園亭無闌閉就臨水觀魚偶見一黿墮
池中躍數次不得起威醉中不覺失笑何憶夢中言怪問之
不答惟笑不已問之再四乃曰必不見猜言亦何忌我初愛
子不可得自出竒謀以利誘汀出外沉之于江實同今日之
黿躍而不能起也故不覺失笑何聞言大怒欲陳于官威與
繫縛之曰吾戲汝耳再敢妄言必殺之何即詭曰吾亦戲言
恐君耳縱使誠然彼死已久而無迹君寵愛我久而有子方
在亂離中不得託身於君肝腦塗地必矣妾之生也君之賜
也妾有乎他况大丈夫為兒女子所動乎威以為然待之如
故又暮年何聞御史按部私自告天曰吾夫之寃雪矣乃夜
殺其二子曰彼既忍於吾夫吾何不忍於其子即逃往赴總
焉御史收威下獄處以極刑其家產半籍于官半給何自養
何不受曰妾寡居不能守節臨難不能自盡忘夫事雖辱身
害理天下罪人也復何面目自立於人世哉乃招魂致泣哭

夫具禮祭奠告已雪寃何自殺人皆嘆異好義者收其尸
葬之乃於懷中得其所作贊焉自贊曰

夫出不幸妾終相隨曰節曰義庶幾匪虧曰雖已復曰寃
已雪其心瞑目貞貞烈也千載而下以愧不索

爾谷曰君子謂何氏遭夫婦之變始雖不能守死而卒
能雪寃其志固可悲也然此皆胡元亂世之事亦可
覘世變矣

都昌令傳

宋未有進士黃俠少英爽性鯁直以才學政事自任義不苟
容立朝風采不落人下授江西都昌邑令匹馬赴治琴鶴自
隨邑中父老郊迎四十里俠至郵亭慰勞之曰父老遠來徒
取艱辛甚無謂使皆先之邑既下車問民疾苦務行寬恤政
尚清簡與民休息由是四境晏然百姓安堵不知有令未替
年政通人和乃集邑士之秀與之游講道論文尊德樂義轉

澆漓而為淳朴，勗考詐而為忠信。風告丕變，文治大行。公之嘗與邑士董會，終日嘯詠，自樂有古循吏風。民至今稱之曰：真縣令矣。后俠入覲，其丞陸州字禹功，乃機雲之后，雲間人也。俠臨岐，吾之曰：以此小邑，屈君為代民愚政繁號為難治。况在上失道，人心久散，故吾效汲黯卧病以臨之。今吾且去，君當為代慎勿更吾約束。朝夕靜坐守法，奉公庶守無得罪於群下百姓也。復相耳語，區畫邑事，辟去左右，不與人知。曰：必如此，乃可以從政矣。陸請其要訣，俠曰：清勤公恕，終身行之。治國齊家足矣。清勤律已，公恕待人。清則身正，勤則事立。公則衆服，恕則民歸。此居官為政之妙訣也。是日百姓具酒，殺之郵亭，餞別，皆稽首拜。跪而言曰：願明公奏最蚤來為民父母，遂行。陸丞素重俠，治邑皆如俠言。未一年，果得民和，上下交譽。以耀令尹去。及俠再至，益厲節操，鋤強梗，杜干謁，捕不急之役，罷不經之征，政益清，民益悅。俠再述職以疾卒。

初卒之日，其故吏邑人，慶有車馬迎神人至。邑儀衛鼓樂，前導甚都。比至，乃俠也。明日相與言，夢皆符會，不知何謂。乃聞俠卒，邑人皆流涕，立祠祀之。先是邑士董會亦夢與俠會于都昌郵亭，談論往事，甚有玄理。乃令會先賦詩云：

長倚郵亭異昔時

故園消息問伊誰

荒堤兩歇蛙爭鬧

小院飛花蝶尚隨

山氣半遮千里國

江聲空繞幾年祠

孤城多少行人過

唱盡新詞月上遲

俠亦和其韻云

邂逅官亭在一時

幽明路隔子為誰

南征車馬頃臯到

東餞盃盤行處隨

日暮幽關通故邑

年深古道有靈祠

不妨駐馬談玄處

仙迹依稀去路遲

和已復謂會曰：子知幽明之故乎？會遂述曰：願聞其畧。

示以詩云

欲問幽明若是班

無端至道本循環

青顏公子時循地

赤髮官人夜守關

快意利名過似惡

到頭榮辱只如閑

真上旒報元無爽

盃酒相逢且破顏

曾亦賡和以送云

受邑節官列宿班

萬年城郭四時還

溪聲送晚來塵國

月色次寒出玉關

利海風波何日靜

愁山嶼徑孰身閑

至今聚首傳真訣

自覺無由一赧顏

及覺恍然言猶在耳詩在心與人言人皆聳異之至是俠卒
邑人祠之乃始知其英靈如在所謂百歲后魂魄猶思沛者
信然也后二年新令尹至連俠節度不善於邑民窮盜起令
乃遍叩祀神行香致敬而人心始已不知所為抵夜夢使

以招捕之策先要安閭閻立保障然後最爾小醜可攻可
可撲可滅也令如言而行則果然矣後陸高功聞之敬來
祈夢于神是夕乃遇于僧舍與陸語皆陰陽感通之理天人
報應之道又謂世之居官牧民者事貪污必不能享其財徒
為後人聚斂耳尚苛刻必不能保其家徒為後人積怨耳肆
殘酷必不能昌其身徒為後人作孽耳趨勢利必不能辟其
害徒為後人基禍耳勝敗無常盛衰有限天道好還鬼神如
在歷觀前古昔之弄權誤國附勢驕人者而今安在哉饕餮富
貴而貪賄賂煽勢以犯鄉里群心抱恨交口胥譏不至亡
身破家覆宗絕祀未之有也方其得志之秋自以為為下民易
虐上天無知其所謀為蓋將傳於萬世無窮矣一敗滅亡不
殃其身必及其子孫若此者無天道乎無鬼神乎若無天道
無鬼神則窮廬之下立民之中匹夫匹婦困死不能自存靡
有子遺矣又曰逆天之民吾以陰去之悖天之民吾以陰

法懲之瘡痍之鬼吾其逐之貪官污吏歿其身家亂臣賊子
覆其宗祀吾廟食于茲常福於生民默佑於國家也具酒飲
之謂陸曰吾與君幽明異趣其實同歸夫陰法雖嚴而至公
福善禍淫害盈福謙報應了然莫能逃避此鬼神之道也陽
法似密而實疎公私皆可通門上下交相征利巧言為行厚
貌深情欺詐萬端爭訟無已鴻雄莫辨玉石不分故君上治
民為難耳必德以化之法以治之本未兼舉內外相孚乃可
以格其心而責其效也君其識之陸問以身後事俠曰明年
九月九日可重會於此吾有以告君矣飲罷辭歸欠伸而覺
乃一夢耳因憶其言命筆書之後值重陽熱會飲茱萸酒醉
卧夢俠遺之以詩云

客邊正值重陽至

佳節須乘一日閑

天運到來端莫挽

人生老去幾曾還

難期重會寬行酒

追憶蒼高強上山

醉罷莫好歸去

明年空對筆峯寒

聖帝三復讀之辭甚凄切心忽震驚悵然有感明年九月九
日陸果沒葬于筆峯詩讖驗矣自是人有所禱夢寐中無不
倣見其言天時人事雖數十年後若合符節無毫髮爽邑人
以俠父著靈變乃相與謀大其祠宇新其像貌土木之費工
役之貲民爭樂施不日告成青碧輝煌煥然奪目歲時致祭
不絕至今邑人請禱疾病災患水火兩陽感應如響後人所
夢于神自俠益盛

南谷曰丹陽洪興祖有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
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可奪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
亡哉如俠生為令死為神靈爽長存廟食萬古固其宜
也然夢寐相接報人吉凶是鬼神之道雖曰難知而其
福善禍淫乃至誠前知之至理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
也

酒鬼自叙傳

長安梁京自負有遠操茂才性嗜酒家頗失業無次落魄不檢日往市肆典衣賞酒必大醉而止屢遭酒失幾危其妻患之乃陰召親知再三諷勸不聽妻一日從容言于前曰酒本為人合權過飲則亂樂極悲生為禍非小縱君愛酒獨不安身乎若程某飲酒後得疾嘔血死龔某飲酒患腸風黃瘦死棄其飲酒不孝父母嘗醉毆之後一夕大醉火焚其廬妻呼不應起則火烈不可逃身及妻子皆焚死某人酒醉自殺其人酒醉致奇禍某人酒醉欲殺母受極刑死皆君所親見此可不惧哉可不戒哉京惟唯上曰知之知之自是數日不飲後出復醉歸適有故人黃季春者賣酒為生京過索飲焉季春言曰前旬黃昏時有三人至吾肆中其一人衣冠儼飾周旋中禮一人歌唱紆餘音韻協律最後至者起舞跳梁顏狂不已沽酒飲劇而去明日視其錢皆紙及余大驚欲呼人

之妻少為不祥戒以勿令人知又明日三人復至季春云吾曹酒鬼也季春曰其出處可得聞歟乃自叙曰木醴酪飲者不醉夏禹時儀狄造酒招客飲之吾士人也不任酒力飲而醉死後日復招飲其樂人也歌而飲焉醉不能醒亦死後酒熟又後日復招客飲之人莫敢顧其武人也勇往不懼痛飲死之儀狄遂作旨酒吾輩死出非命靈爽長存周行世間典酒禍福是故人世宴會賓客交集揖讓升堂獻酬有禮吾士人主之慎終如始燕樂何加或酒半樂作笙簧雜進清歌妙舞宮商倡和恢諧戲謔吾樂人主之雖曰取樂殊失禮容猶可見幾知止矣否則流蕩忘返淫佚恣醉樂無節必至於揮拳鼓足而禍亂生焉吾武人主之也雖曰合權反多獲咎故君子飲酒則讓上則好禮而多福小人飲酒則爭爭則尚力而多禍禹疏儀狄絕旨酒蓋惡其造酒糜爛五穀令人家貧失業招禍致亂敗德損身先王有酒禁尚書

有酒諸良以此也季春曰酒之禍人如此先王何不禁絕之乎曰祭祀享賓非酒不行故先王制為酒禮燕享飲射終日百拜而不得醉所以無異禍也所以受介福也後世縱欲棄禮沉酒怠荒困于酒食漕不知止往往身亡家破受奇禍也宜哉君今既知吾輩不復至矣當出酒飲吾各賦唐律以謝若作古詩君亦不取多助酒錢君亦無用也季春治具如前酒酣士人先吟曰

當尊美祿鬱金香

入座從容變作狂

此景賽春長酩酊

斯文墜地總微茫

律身規矩歸泉國

輔世衣冠陷醉鄉

燕會始行三揖讓

威儀濟楚自非常

樂人亦有詩云

學來音律不謀身

一曲風流醉入神

舞袖拂斜塵世日

歡聲催動酒門春

管絃未奏華筵開

俎豆雖陳古樂淪

燕會于時醉子醒

狂歌盡是醉仙人

武人亦有詩云

四筵暢飲氣如虹

醉後剛強盡屬空

弓鬚已隨燈燼滅

杯心還映劍光紅

填胷兵法醅醕裏

扶國才名寂寞中

燕會已終豪氣發

英雄猶自坐春風

吟畢季春請書其姓名三人曰吾隱姓名于世久矣忽然不見詩出好酒者讀之皆知警省京聞季春言獨不悟後果以惟禍遂絕酒一日不飲則慘然不樂乃作酒鬼賦以自解其文詞出入莊騷蓋亦寓言耳賦曰

梁子性愛酒流飲挾旬壹為酒困揮拳擊石拔劍砍柱呼天撼地叱神詈鬼唱狂顛倒崔乎其不可回也覺而莫然心不獨悔鄉鄰訾譏父母詬恚遂戒酒閱三日神憊意憤

張轉憔悴既而夜分假寐不成縱步長廊幽坐空庭怨月
蕭風勞思匪寧或悲歌或鼓曲至不任其聲焉落莫溢其
卒聞人斯喧咲自北來乎遲上須臾迨至余乃整冠振衣
趨而前拱而侍近而接之率皆醉士一欲吾胸一人握
吾髮一人撓吾背其餘掣肘曳足攬衣持袂余嗚然悲垂
然恐頰舌營上垂泣告哀拘繫元蓬旋即徐言鉄鉞少進
多君為誰窘迫過望聽直何辜即斃無憾食曰已而乃寘
于地聯坐絲蓐棘實左右麾吾進聽詰余之咎曰若非長
安梁京乎余曰然來吾語汝人不知酒則止若既與酒為
徒是謂畸人載迅絕之是絕天真也命曰天棄罪孰鈞焉
今也受命于醉鄉侯而吾其來為軼行將攝爾於酒池同
牛飲者矣余告曰庸詎知余心執而為是反側也罪服弗
原是不教而殺也峻罰于人君侯何尅核也願請見而陳
之挾余以行向服于侯侯曰朕惟酒者天之美禄古昔

王瓚老交賓享祀祈福合歡通誠非酒不行爾失加察
越于刑歸而歸而端宜自懲庶無負於玄冥乃為令人
復恬終毋棄夙心于稽首歸政請戒辭侯曰緣督以為經
無入於匪人一宅而寓乎不得已樂乎無垠是謂酒德終
身頌行吾再拜謝歸而夜半明日飲酒節而不亂

後又謂季春之讎已也復好酒如故人目之為酒鬼妻屢勸
戒不聽雖妻亦云酒鬼後人訛呼為酒魁一夕竟被酒乘醉
毆妻妻不能止乃詭曰吾投井死因避匿京醉以為然亦投
井中妻不得已而投之皆死焉

南谷曰淳于髡有曰酒極則亂樂極生悲萬事盡然言不
可極極之而衰其此之謂歟故先王設酒禁禹惡旨酒
文王敷無彛酒孔子不為酒困是酒為人害誠不可言
世之人為酒亡身敗業者多矣如狂士梁京猶至死而
不悟酒鬼一傳足為世戒

洪照絕交錄

豪士洪照字光卿在鄉井甚得人和遠近城郭士夫聞風皆
交納之門下致客數郡畢集而與同邑溫倫趙翼周簡陸霖
史誠郝律輩十人尤善且追慕管鮑雷陳之風於是出郊設
壇刑丹雉白犬飲血而定盟曰情真義合休戚是同海涸山
夷久要亡終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指天日相泣出肺腑相示
人真以為膠漆金蘭不足喻矣平居往來酒食遊戲竟日不
數無幾何溫倫為人輕肆以官事洪出資援之若恐不及趙
家連遭二喪洪亦厚賻之殯歛築埋悉董其事如禮由此洪
之信義益重于天下聲名大彰人皆倚信之間有陸霖周簡
郝律相與謀曰洪兄信義素著名重海內遠近傾心未知果
出於誠心以濟人利物亦或一時矯偽以賈名釣譽也盍往
試之乃立券稱貸百金以行貨洪輒與之不吝披貧恤困送
往迎來類如是先洪貲累千金不能量入為出財用不足無

急家事裝落不能自存洪屢求援共溫趙史陸諸友皆不
或伴為不知或因逃出外洪前吏後持甚為狼狽見女帝哭
妻孥話怨鄉人莫不憐焉稍有補助之者偶遇史誠于途呼
之與語趨而避之不得已之溫倫家宿焉則閉門而不納使
妻自壁後而語曰倫已出不在矣洪泣下自謂曰飲血未乾
盟言不守息壤在彼天日難欺何乃且暮改節貧富易心豈
人之所為乎飲恨而歸謀身無術貧極至無朝息之儲妻子
凍餓幾流離不相保田園就荒而尚索租桑柘已廢而猶出
布鬻產盡而既生塵室懸磬而門掩席凄涼紀極徒切悲嗟
嘗作詩云

年來人事轉零丁

因倚西風兩鬢星

懸席不堪鳳凰字

飄蓬空有相牛經

魚當涸轍身難運

鳥度風林翼不寧

搔首搔眉成太息

故人誰肯服垂青

吟已乃自長嘆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程公大書其門良有以也深味其言仍
自蹈之負愧多矣不幸又遭大故不得葬號泣道路一日舟
渡浣溪登岸同邑老人哀之曰洪君平日好義喜施周恤鄉
鄰棄金不惜破產不顧窮若至斯交游反眼若不相識近惟
少凶變暴然重服欲往何哉曰親喪尚在淡土未歸窀穸有
數緡與周陸輩積載貨物遊販荆襄往彼叩之哀憫不拒待
歸以襄事則幸矣他亦不敢厚望焉老人曰君與此輩交契
有日豈不知忘義趨利市井之徒犬馬不若今性竟之必爾
相負徒費跋涉不知勿性也光卿曰有券甚明何得負約哉
不得取盈焉亦必有以相周矣老人曰君試性之可見吾言
不忘盡止之哉洪不之信實出無賴竟往投焉至則果然不
之顧洪道姓名告以情事未伸復出遠遊日夜痛心天地一

人耳願仁人君子哀之憫之周醉中言曰吾何嘗有友姓
洪者哉洪驚取券呈之周不視曰吾亦未嘗貸人也洪大
曰姓壇之盟言猶在耳此券尚新吾何欺上天乎陸乃謂周
之是周亦觀陸之目即移思曰君為誰何州人也洪曰吾姓
洪名照字光鄉與君本同鄉由交遊甚熟今不幸家貧親沒
不遠千里求濟於君甚不得已也陸先曰此則故人也周生
曰吾意此中無友姓洪者故疑君相別數年久不相見已相
忘矣實被酒所困幸勿見罪遂留洪逆旅中相與話舊弔慰
禮畢且曰洪君一寒如此哉洪泣以告皆貴溫史輩忘義薄
行洪意頗安乃言已罹喪未葬願乞麥舟之賜周陸皆佯應
曰諾君之大事吾之大事也吾當為君處之君亡慮也少俟
數日市賈入手治任同歸吾亦久離故鄉秋風初起尊鱸生
思安能鬱上長君市壘乎洪信後之日往月來歲聿云暮光
卿於此回首家山愁腸寸斷傷心旅邸血淚雙垂屢言于二

二子不聽乃以詩自陳其意云

浪跡關河可自由

此身年落長離憂

曾襟萬事成茅塞

文字兩行和淡流

就榻夜深空聽雨

忘飧坐久只愁秋

家山回首未歸得

悵望何人載麥舟

周生以為譏已也乘醉怒斥麾使去洪大飲恨曰吾不信若人之言致受辱於賤丈夫也陸生佯以少年遺之謂洪曰以此假館庇身待開年以年又再宛轉商確歸計周生性使酒難近干犯長者幸寬容之母怪也時值歲除館人不納乃潛身於神祠宿焉其俗除夜鄉人多祭于神光鄉哀哭以告得其祭餘以充口腹明日行乞而歸匿姓名以身為質于富家代賃錢數十緡以葬母日則為人傭作夜則閉戶讀書富人憫其勤苦察之乃知為光鄉也罷傭不索償復以數緡周之事事頗安焉後舉秀才任司教轉縣尹解組歸實客復至則

德矣陶子有云請悉交以絕遊君等面而不情口而不心其於道義蔑如也古之君子所謂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君其有挾乎夫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也彼有貴而我亦有其貴彼有長而我亦有其長彼有兄弟而我亦有其兄弟如斯君與之友矣可以勢利交可以酒肉交可以口頭交其於道義奈何哉吾平生最重交遊破產傾家流落道路魯不見一人相顧者此晉嵇叔夜有絕交書唐劉孝標有廣絕交論知此故也因而自著絕交論三編以推廣嵇劉之意復自書其卷後曰吾為此論蓋以自警亦以警人耳知吾者以吾為是不心吾者為非是後洪益發深省緊閉荆門逃身幽獨抱道不偶非義不友非德不交非時不出以事隱居事焉南谷曰朋友五倫之一固不可絕交亦不可不擇交耳聖賢非無友也惟尚乎道義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初不資其勢利其有也若以勢交勢傾則絕以利交

利窮則別常情性上然也誠當絕矣篤朋友之倫者不可不知

松壑道人演法錄

有道士許飛霄字白雲居南溪之松壑因以為號焉又號卧子先許故為閩中儒者自少不樂仕進好道術閑逸則休心於是益逃遁清門無心婚娶法錄符檄推重當時祛鬼治病祈晴禱雨無不應驗適近鄉蹶馬坑村中師巫黃法與自稱鎮山法主性悍矣蠢直猖狂自恣往返為人祈祝治病禱祠亦有靈效村氓信之如鬼神然法與貪財好色不如松壑之清慎也故每弄茅山術法魘魅人家婦女荒淫無度為鄉黨患鄉人聚議欲兵之或口先發後聞可也數日不能得乃聞于官捕之是夕法與乃具法服執法器之前村破窰中自縊死妻子鳴鑼鼓嚴法仗以送至山設壇招集弟子為捨法會乃焚化三日後還魂其家前後聞鑼鼓聲三夜始息蓋與

術竟祥死過日復生家人不知而焚之又半年往見人見其出入窰中天陰月夕遭之者輒病死後乃白晝出見滌家遊食鄉鄰齋沐奉事男女驚駭眾皆厭之密請于松壑道人以驅逐焉松壑不之信親往觀之果出拋石颺沙變幻莫能制松壑曰此怪已成矣徒法亦無如之何乃之府城請令于其師黃雷淵商確而掃蕩之黃雷淵者亦方外士也父好奕與道士張仙奕友善其名不傳蓋通國之善奕者故號焉終日對局不輟雷淵時在檣祿病且死其母使人告其父曰兒病且死而好奕不顧獨何心欬抑孰緩急非益也仙奕固留終局而後反父泣以告仙奕曰而子死吾必以子還夫何憂奕已父往視之子則死矣其父大慟痛滅仙奕之死其子也仙奕善行運氣術時雷淵魂徂魄落元氣已絕不復能陽仙奕不得已乃運取震方生氣附之體已而復甦而言語恍惚形容痴迷不道黃家事仙奕勸其父使之就己孝道卒

為弟子蓋震為雷道家所謂雷部火德使君者也更名雷淵
長而祈晴禱雨治病驅邪催生救產其效如神然好飲酒嗜
狗肉酒肆屠坊無日不往態度顛狂衣衫藍縷不知者不謂
其有道術也其符篆亦異或有求者輒以食餘狗馬諸骨隨
意書與無不靈驗嘗依詩云

逃得么麼物外軀

一貧如洗未全嘔

醉來善入無何有

大道周遊不見拘

每遇祈雨登壇書一聯于柱云三日登壇三日雨一声雷令
一声雷七洲每擊令牌一声則雷發一聲禱三日則三日雨
果如注至是令松壑自為奏章具壇演法發符召將上聞天
闕其奏章附錄于左切以

天曹立斬惡之科庸誅淫惡地府設幽囚之獄顧洽兇邪
寂感遂通彌令如響凡在輪迴毫忽悉茲報應昭明今者
師巫黃法興出處村氓通享巫術教宗臨水心存濟度

西山大明山功祛除魍魎奈何生既妄作死尚橫行蠢然

報如蛇蝎逞僥倖於屋漏肆罔雨於平居

漫我知白晝光陰尤淳及侵人惟薄黃昏時節大猖狂

有心抱怨恚七群口吞恨默七控訴無地奔走無門罪徹

及天惡洋滄海似此無忌實所難容若隱匿不聞棄置不

問則休孽有甚貽患无穷是吾道有坐視之憊此屬無警

懼之戒用是竅實謹具奏 聞伏乞

正行天罰垂憫人心掃邪惡之腥膻廬井寧謐蕩兇妖之

穢汚村落肅清押赴豐都絕歸霄壤過彼流毒昭神祇報

應之無私扶我群生識幽明吉凶之有定俯伏惶懼恭俟

施行

無我何法興沿門辭曰松壑道人與吾為仇具奏

天遭發吾豐都使者將至不能遁矣君等與吾往來有日幽

明無間死生相念當往靜觀期會無期也是夜眾往寂立窻

傍候之果闕陰中枷鎖鞭撻聲哭泣從北而去自此後閻閉
晏然無復妖魅患人皆感公之德而神松壑之法焉居無
何鄉人復見法輿出沒空閭不復如前非為矣鄉人輒避之
翌日松壑往事遇于途謂松壑曰向也訝我過憊在僕固所
耳心在君亦非厚德君奈何欲置人深窞中下投以石永不
得出然後快心當是之時君自謂法行矣吾墮君計中矣誰
意吾往之日幸遇 天赦會肆大音

上帝好生之德無量吾請命改過修省夫陰法雖嚴亦貴改過
而不貴無過也汝何為者哉松壑曰昔者所為並順天道下
應人心實出至公非為私也使君往日所為如今所處何能
嫁禍於君哉誠君自取非某之罪法輿曰吾以度人為心且
死非命故遊魂未散依附人寰特傷前日所為招此罪矣非
得君控抑安能至此知君儆戒相成之恩於是為大固不
報亦不敢忘也而今而後吾修吾德君修君德一或不

報亦不敢忘也又曰吾生愚情識字而已之鄴都道中
特遇人賣墨汁飲之識書能文飲吾數升心曾恍然下筆有
神諫詩立就君其出韻吾試吟之松壑舉仙字韻乃吟曰

長愧微軀付昇偏 無才筆現自無緣
生前只學驅銅馬 死後猶能誅紙鳶
目不識丁今亦賤 手無釋卷古來傳

與君從吏同修習 準擬功成紫府仙
松壑大驚服復出仇字韻索松壑吟云

大道淵宏無盡頭 坐生萬狀一時收
白雲無影天心曉 黑雨有聲山氣秋
正法運行人物泰 靈符飛去鬼神愁

幽明善惡終須報 傲我由天豈是仇
吟已與松壑談鄴都報應之事應 與陽世大同小異復吟

曰非君令吾知之吾安得而知之後松壑益修葺乃構卷于
深山大谷之中足不妄出只不妄談不履宵越植物不殺
與無足十年不下山人罕見之

南谷曰松壑道人自神其術張大其功如此蓋異端惑世
誣民之說君子不必論其有無辭而闢之可也

陳氏墓說

陳策字文舉父故為月灣村樵者母本園妙院尼也先是術
士何秀明善察地理天下聞名瑞雲浪齋為里中富人張其
全卜地壘父未暮月而家幾死者三鄉黨皆謂葬地不祥
者未精所致也張由此恨何痛入骨髓至過門不為禮必致
訟于官然後休何聞求援於有齒德者為之解紛曰夫死者
生數已盡天年已終皆非人之所能為也命也况何先生素
稱善地理者為人卜壘多矣他獨無所禍而獨有禍於子决
無此心亦無此理也誠如子言地有不祥蓋佳請高明辨之

且何先生私告余曰此乃正穴吉地葬者子孫當大富貴
者此真可怪哉子其詳察熟思之張意頗解乃延他術士細
觀之易以十數與何所言互有異同張氏子乃馳書問諸聞
人先生先生乃援引經傳考據禮書為之答曰壘師之說甚
於東南世俗尚風水為其所惑者多矣往往貪富貴謀人風
水遷人祖宗奪人墳塋屢起大獄陷大辟破產殺身至死不
悔悟者舉世皆然也前日既犯後復有其人焉何我獨不思
富貴貧賤死生榮枯皆有天者存不可以人力為也况一杯
之土所能制耶他人墳塋我既奪之吾之墳塋欲安萬世為
他人奪之其心何如夫精擇葬地本欲永安祖宗父母遺體
也今為子孫求富貴骨肉未寒而大患速至棺未入土而家
已蕭條死者未獲安而生者得奇禍亦心矣是故孝子
慈孫卜其宅兆重親之墳骸使異日不城邑道路溝渠耳

非藉此以為子孫富貴計也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廻
合草木暢茂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
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骨
俾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受其氣以生
者不致凋瘵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觀其效之必然也若曰
其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為是說以愚世人而要
重賄者也事涉渺茫決不可信璞始作俑其無後乎吾子孝
親葬必以禮不可為術士所誑也他日命何行遷葬之計何
復登山往來諦觀山水毓秀形勢盤結至參伍之不之信曰
怪矣哉吾若悞汝家其不復敢相天下地矣於是伐茅架木
與張氏子廬墓懇禱山神以俟抵夜聞有人相聞聲曰此地
乃陳氏所居剛被何術士為張氏所據矣往者已滅其三子
今不急遷不盡滅其家不止也又一人曰他日亦當遷矣然
則張氏當居何地曰某地何日當遷曰某日何先生與張氏

之聞之大驚翌日乃謀遷墓其地其日皆如夜所聞後何
飛物也陳氏不可得一日山行遇一樵者息有山亭下因問
之曰汝知村中有陳氏者乎曰某寔姓陳他無陳姓者何心
獨喜去因尾之樵者入破窰獨處果有靈柩在焉何曰此為
何人猶未葬乎陳垂泣曰此吾亡父之柩已五年矣貧無立
錫以安厝之正僕日夜切齒寒心也何曰為吾子乞麥舟以
成之可乎况子孝感後世必有與者陳遂收淚拜曰父死不
能葬可謂孝乎誠如先生之言吾亡父受賜多矣第恨無以
奉報耳何曰待汝富貴方可受謝陳復再拜曰一身不能自
立採薪易食又無妻子求無飢寒足矣安敢望富貴乎何曰
父當見之今不必多言也何於是為樵者求濟於巨室以襄
事後樵者負薪過圓妙院有少尼傾水濕其衣尼為院主撻
其不謹又恐樵者怒詈之乃託言買薪呼至雲房燒衣樵者
見尼少年因調之不從曰汝為少尼何邀男子至此乎尼不

得已而與私焉。晉宿數晚不覺有娠。為院主所知。召尼責曰：汝塵心無定。已有外情。留此必污我清門。貽醜十方。不如早去。遂遣尼行。尼出樵者。納為妻。生一子。即陳策也。後舉元進士。歷仕至路官。父母皆受封。乃迎何至其家。厚致幣謝之。何先生乃作長歌行。世以見人之死生貴賤萬事皆有前定。非可力為。設奇運機于其間。寔自苦耳。其歌云：

地理之術。訪何人。上古聖神不記名。郭公已後有袁李。近代尤宗楊。較貧嗟。余生在諸君後。青囊墨囊獨參透。幾回著履。幾乘攢心。經眼見身。避迨跋涉中原。卒未休山川形勝。孰最優。龍蟠虎踞。天下少金陵。佳麗真皇州。天塹劔閣。極險固。武夷仙。紫神人住海外。三山天設成。風水盤結。誠有數符。紮佳城。難力儲性古。可鑑今。不虛牛卧卜地。陶母兆馬。敬心掘石。勝公居松柏。攀米嶺。泣處李。札劔掛徐君。土壤自高一夕成。五百年後王果遇。大鳥俯泣鹿觸。

高馬鬣封亦有臺。戶浮江上亦有生。日遊灑中驪山。葬處終誰麗。寶玉掘發。統二世。漢賊曹瞞尚欺人。空設疑塚七十二。青塚千載寄黃昏。葉竹生生天地存。忠臣烈士自不朽。矣在累上三尺墳。仲尼封防軻。葬魯城北泗上名。闕里帝王陵。寢留至今翁仲巍。義長不泯茫。堪輿土一丘。烏棲鶴語。孤兔遊樵童。牧豎歌初發。公子王孫淚自流。陳家瑩域有如此。樵者為父尼為母。張家百計殺三人。我勸世人休妄取。君不見善人死當歸善地。善名亦得傳萬世。惡者死後空有墳。古今惡人多棄市。

南谷曰：造葬風水之說。固不足信。然世人每每昧理貪富貴。為術士所惑者。多如陳氏墓者。人相傳其說。如此。亦可見人之生寄死藏。始終一出於命。設機巧用智謀。侵奪人風水者。輒有奇禍。徒自害耳。焉能濟其事哉。

倉官黎恒東廣人也其養子黎勤好賭博其女俏上字毓秀年十六有美色勤於女工仍耽筆札詩詞輒上過人而河南梁鸞字子飛亦好賭博其父與黎同職往來官署私與黎勤終日博戲黎母性如多猜忌每見生來女即引裾避匿然窺生丰容推飾注意蓋其每以不得一接咲談為恨生一日突至女避不及為生所見歸遂問上忽上常在懷抱後一年郡守會僚屬詣東郊迎春負郭有楊大姓者本宦族女與其母徑赴其家觀焉蓋楊與黎素相姓來故也楊亦有子甚欲求麗於黎上以其子不事詩書特為守錢虜耳竟不之許自迎春時女見生與二三少年同遊其宵次洒落談咲慷慨偕行者莫能肖也然不知生好賭博與黎勤為伍女心情益動遂上眉目間官署西有樓名月樓下近一小巷甚僻女嘗於其間日夜游玩不已歸即賦玉樓春詞以寫恨云

春城花發韶光媚

年少怡遊何處是

柳眉蹙翠愁多愁

桃臉含嬌元有意

好花深在朱闌裏

一笑傾城何足擬

勸將卮酒醉東君

沉醉花陰芳草地

吟畢為子鸞媵女因下樓為風飄落于巷外偶為生所得意必梳秀所製者遂收于懷且喜且疑徑往其家訪焉女不之見生歸無以為計時值暮春傍砌海棠花甚開乃摘盈把覆以羅帕包括上擲之女驚闕覘之間見生在乃咲而簪之生喜曰吾事若諧冥天作之台也佳會其在此乎復歸細玩其詞知其賦情特切亦作鸞美人詞云

玉容花貌天然質嬌媚真無敵含情注意

不勝春長願楊臺夢會洛生塵在期何日

能諧合歡咲動顏色願君莫負海天盟管

取洞房深處結同心

乃以玉花牋寫畢復鄰之女拾而觀之大喜無便可乘後適
女母病生往問安見女於中堂四顧無人執手戲之女訝曰
吾父母在堂家法嚴肅兄在不宜如是一或見知當獲大譴
將何以刷恥必就死地不獲有顏面相見矣言畢趨入白于
母曰梁兄來訪引生至寢室見之生心覺有驚失母益疑之
防禦甚嚴生乃密地寄詩云

錦字題情戲契君

無端春思夢中云

未成佳會腸千結

已為相思瘦十分

就枕捫心癡似醉

閉門揮淚熱如焚

幾回凝望樓頭月

欲對嫦娥咫尺言

一日生母置酒宴黎母子惟母至席饒秀不至生母問故黎
母曰適其父偶出家無人焉生知即往赴之與女狎昵兩情
歡洽其父有外至乃匿生於月樓父不知也抵夜梯鸞出自
樓與文會于月樓幾一年有娠黎亦無知之何乃令媒氏

以女歸鸞也為人落魄不羈好賭博家資蕩盡至將借
為質於人乃大失望黎夫婦亦甚懊恨鸞以女先失身為
不潔遂棄去三年不知所在倘也惟依黎食宿而已久之黎
亦罷官歸携女將行鸞忽來訪曰吾今改行矣願送公歸矣
黎拒不之見女私使人謂生曰吾先與兄欲以遠大為謀求
遂至願今將千里隔別無地相逢吾與兄相契之情從此絕
矣有仁心者豈得漠然而已乎女竟以悲傷致疾小愈密召
生謂曰今者春病懨懨也卧不離席苦楚何可盡言惟恨不見
兄者已數年緬懷今日雖鄰咫尺舉目萬里且吾父母已竟
歸舟卜行在即兄宜隨來死亦何憾鸞至女大數之曰吾與
兄相戀之深且切獨恨命薄緣淺天不如願始亂之終棄之
亦且矣歸期既定掛帆有日後會無時君亦為之奈何哉言
訖淚下沾襟遂別鸞亦悲痛懊恨俯首無言而已他日其母
亦責鸞曰郎君狀貌堂堂、後志於樞揆用心於博奕此大不

可何不葺舊鼎新以自改厲異日所就未可量也奈何以丈
夫千金之軀好為牧猪奴之戲身親為不善而入坎窞居下
流哉甚為君羞之君其圖之黎自外歸生惶悞下拜懇告再
三日吾以大人守法奉公宜加旌擢反獲奇禍實出於命非
自立於巖壙之下也固當順受不可憂懣吾雖至愚以一得
臆見論之坐此待特而動乘勢而起見幾而謀可止則止可
行則行諺云謀事在人成功在天惟大人圖之思之黎曰蔡
季通被貶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坐此用謀竟亦何益其所以為蚍蜉則善獨不知所以自
為也哉君薄行人也辱身敗家而不顧棄妻亂倫而不恤誘
人佳子弟傾家破產滅絕天理傷敗風教不可勝計至今里
人見君出皆背指唾罵曰賭錢賊賭錢賊云君何面目見父
老於鄉鄰君何面目見祖宗於泉國惡名傳於四方臭聲遠
於千載惟薄不修夫道失貽謀不臧父道隳納父匪人交遊

天地間大罪人耳豈非自投於巖壙之下者哉且君獨不見
某賭博家產蕩盡累及其親其妻歸于外家自經死某賭博
醉殺其父身被極刑而死某賭博賣其妻而子女零落某賭
博遺其妻與人姦淫既而逐之妻自經死此數人者皆君所
同游者也至今雖死人皆罵曰賭錢賊賭錢賊云是數人者
死為鄉邦之羞為天下僂為名教中罪人為大方笑君所目
擊耳聞也汝何蹈覆轍而不悟處污穢而不羞不知自為反
教人為弗思甚也鸞聞言潸然淚下羞赧不能答惟口謂改
過而心終不自咎也明日鸞以詩寄女云

輕雲薄雨隔流塵

翹首陽臺入夢頻

琴調青陽聲宛轉

酒傾玄露意逡巡

紅樓月近初長夜

翠塢花開是好春

何事芳華易拋擲

新愁舊恨總撩人

毓秀亦以詩復之云

恨殺東風負我懷

一緘愁緒為誰裁

春花零落腸先斷

夜月淒涼事久灰

觸物強吟憐破鏡

臨歧羞醉舉離盃

空闌盡日忘餐坐

萬事傷心忽自來

古人云心非木石豈不傷感今和兄之詩寤妾之情亦以自

傷云耳非怨兄也觀畢乞付水火噫命薄如此復何言耶又

數日黎以女行復作詩云

自從離別恨匆匆

湘水雲迷路不通

望斷天涯何處是

幾回揮淚夕陽中

鸞不能留不得已亦和其韻云

臨歧留戀意匆匆

重望藍橋有路通

自搥玄霜調錦琴

更同携手洞房中

晨昏懸望恨匆匆

一束花枝路暗通

又 兩地相思不相見

離情分付月明中

鳳去臺空怨已匆

玉簫聲斷夢難通

孤飛多少傷心事

盡在秦樓一曲中

鸞為思女切亦謀及舟師輒棹赴之使姻戚通款入贅為婿且

請改過自新其黎母性偏忌悔恨前失不復相見鸞乃至潮

陽訪其父執為之先容適黎以去官抑鬱不得志以疾卒于

家惟女與母同處朝夕啼泣觸景傷懷覩物與思哀吟寫怨

多至累牘女竟快不寧閱二年自經死好事者集其遺藁成

帙名曰錦牋題情及鸞復來乃知女卒大失所望悲傷不已

寢食俱廢嗟怨之聲隨感而發厥後以賭博流落炎海為狂

徒所毆死嗚呼先王之世國無遊民賭博之徒斷不容於時

而今 國法所必禁者也然市井無賴往往以此羅禍破家

產而不恤犯 國法而不畏世變至此亦可慨矣御史朱鑑

嘗備諸文以垂戒其畧曰人世敗事賭博為先貧者難存數

釋之至富者易消百頃之田輸錢易如傾水盤本難若升天
士子為之必荒於學農人為之必害於耕商旅為之而資費
皆空軍士為之而穿窬必然始乃收猪奴之戲流為破家鬼
之愆好之者終日不食習之者終夜不眠一身汗如水濕兩
耳熱似火炎入湯之喜則需茶索酒到家之悶則絕火斷烟
妻號寒而不顧子啼飢而不憐坐則精神恍惚臥則夢寐倒
顛生計從茲而失家產由此而捐盜賊之漸自茲而始性命
之危終不可延刑法禁之而不畏父兄責之而不悛相見人
人唾罵汚名覆也流傳皆發官司而千般苦楚貽累父母而
萬種憂煎戒爾世人慎勿賄錢

鸞之友傷其事者蓋以女之才色而不得近於夫君卒死於
非命亦集古句作長恨歌傳于時于以悲其志惜其才而譽
其節云

南谷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不可無別亦不可無禮世以

有錢六陳相窺踰墻相從瀆亂人之大倫如月樓事折
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誠可賤矣古者男女幼時已有
胎教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居內男子居外即教之有別
而端正者多後世治家無道教子無法而淫邪者不少
如毓秀之才之美乃私于好擗菹之子卒不能保終蓋
亦由其父母失防嚴之道無教誨之方故耳嗚呼男之
間大欲存焉固不可不防嚴尤不可不教育也

鄔陵野中辯語

梅昌年舉元進士歸省微服東過鄔陵之野愛其幽致停車
遊詠不覺日中正欲飯間望見遠前大樹陰下衣冠不同六
七八圍坐繇叢中偶語不輟昌年往投焉至則農商技術具
在爭相辯論張大其言誇其道理屈辭窮者相與目笑之皆
援引上古聖賢為言深有至理疊也 不厭昌年好事者竊聽
之衆不知其為誰也皆不知其言愈出而論愈高而入耳愈

可喜其一術者曰吾陰陽家始於伏羲上觀天文下察地理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告人以不可知示人以不可行其為道
大矣舜制璿璣以齊七政禹鑄寶鼎以辨九州皆是物也至
如文王演易周公係爻孔子作傳說卦文言豈外陰陽哉柰
何後世謂吾學為小道不由未知道者也農惟出粟以食人
醫惟嚼草以療疾刀筆者胥隸之所為商賈亦賤丈夫之事
軍旅血氣之勇何足與焉農人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吾
農家者上古神農教耕后稷播種聖人亦且為之厥後伊尹
耕于有莘孔明耕於南陽賢者亦嘗有事于此下至龐公兒
寬之徒不論也况國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天下無農公等
為餓莩填溝壑久矣何敢妄擬乎農且聖門子貢問政孔子
教以足食而去兵商為逐末先王征之民無食必死雖有扁
鵲華佗刀圭何施焉雖有蕭何曹參刀筆何用焉陰陽者持
一可尚聖事耳然飢而死亦不自知其死所矣奚暇擇地哉

一犁而樂然自適秋焉萬寶告成而高卧無憂
飽煖有餘凶歲飢寒不恤紛々競利遊食之徒何足算
醫者曰君言固自有理然吾亦有說焉夫神農始嘗百草
醫藥以濟天死後之名公至人假此養身濟物功德大
矣晉以來往往由醫達道長生不老辟穀飛昇棄功名於
外等世事如泥塗農商吏卒何敢望焉有病無醫世人皆
天死矣安得不為農為工為商賈哉古人有云窮則為良醫
達則為良相既相天下作民父母則諸君皆赤子也焉有赤
子而敢議父母者哉商人吐氣言曰吾雖商流其為道固與
諸公同歸其為功亦與諸公並立何者古之聖人教人日中
為市交易而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且一人之身百工之所
為備布帛焉不有以易之人何得以衣粟菽焉不有以易之
人何得以食械噐不易人無得以耕釜斲不易人無得以爨
天下無商缺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惡能治國家吏人亦曰

上古聖人為治以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理必命吏以分治焉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奉行王命謂之王吏有牧民之吏有理刑之吏有治兵之吏典禮樂之吏司教之吏禹臯周召之功業舟有季路之政事皆吏所當為也三代而下如蕭如曹皆起自刀筆佐高帝定天下為開國元勳其事業亦偉矣古者儒吏通而為一後世儒吏分而為二不知道者不知也夫農工商卜必須吏以治之然後各安其生各勤其業使農無吏以治之則經界不正吞井日作商無吏以治之則物價不平紛爭不息醫卜卒伍無吏以治之則弱之肉強之食以力相角以詐相欺天下紛上何時定乎其武士鼓吻瞋目厲聲曰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柔必有剛有文必有武有發生必有肅殺萬古不易之大道也古者黃帝擒蚩尤大舜伐有苗伊尹牧野之師太公孟津之戰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獫狁雖聖人皆藉兵以除禍亂以衛百姓以安天下

古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以自古帝王未嘗不重武也必有震生民水火故醫卜者能弭之乎農商者能弭之乎吾必有大功焉若去兵衛自壞萬里長城君輩為鳥為獸食而虎狼吞噬者多矣將何地以營葬將何地以交易將何地以行醫乎況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散而為百工有事則聚而為千軍是君輩皆為武卒也何謂我為無用哉言畢日已夕矣昌年聞之曰諸君自道皆知道聖人之道而未真知聖人之道也聖人道在天下乃萬世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其法則禮樂刑政典章文物廓之而天地位萬物育順之而百姓和鬼神享大之而參三才水之而康庶事充塞宇宙貫徹幽明無外而天下莫能載無丙而天下莫能破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君天下臯夔伊傅周召相天下孔魯思孟教天下皆聖人之道也故農焉以周天下之食工焉以贍天下之用商賈以通其

有無醫藥以濟其夭死。堊埋祭祀以長其恩。愛刑罰簿書以防禁之。城郭甲兵以守禦之。然後士立朝農耕野旅出途賈。藏市百工居肆各得其所。各安其業。相生相養於吾道。範圍之內而天下和平矣。是聖人之道。大道也。諸君自道之道。小道也。大哉聖人之道。其可小之哉。衆皆相顧撫掌大笑而退。昌年亦歸。逆旅中剔燈援筆次其語如此云。

南谷曰：余讀鄆陵野語，援古證今，雖有可觀，致遠恐泥。梅昌年舉吾聖人之道，以道之是矣。彼小道者，流故君子不由也。

汴梁怪物志

汴梁有廢宅中多竒怪。往來者絕跡不敢入。相傳為宋駙馬崇義公柴詠故君也。至正間大賈胡富鄰者商販江湖，忽為所剽掠，貨物盡喪。囊橐一空，胡獨脫身奔走汴梁道。行三沐晚無所託，乃入樓身居人止之，曰：此故宋駙馬宅也。

也。九疊父年幽怪，百出入跡。罕到今不知其中如何。君為何人斯而八此乎？吾甚為君恐耳。客曰：吾失路人也。流離于斯，故鄉萬里求死且不可得，何畏怪哉？弗聽。竟宿焉。比入無所，有惟見鴈鳥構巢於梁端，鼯鼠穿穴於簾下，空墻苔積，兩頰藥草荒春。左顧右盼，塵土成堆。堂後有一賀井，旁室有一瑤床。迢然獨在，客素有膽氣，因人言亦頗有戒心。憑坐床間，目不敢瞬。夜半雲遮月，暝四壁間。然客心正恨居民誑言懼我，力何有物耶？久之有一老子自外至，鬚鬢滿如客，甚恐怖。不問動毛髮，皆竦疑其怪矣。命盡於今夜夜中矣。老子前而咲曰：君顧無恙乎？吾弟死于此，吾子亦死于此，吾友又死于此。今知君在，故與二三比鄰豪俊子弟來相接耳。老人呼之，後至有持劔者，有執燭者，有杖鐵絛者，有挈酒壺者，有頭戴黃金冠者，有額懸青銅鏡者，班列左右。客先疑之，卒復信之。相與叙禮曰：僕本商流，淒楚餘息，今夜暫此假宿，何當顧愛。

之深言雖出口心尚兢
老人曰救貧恤孤分當如是天緣
夙定非在一宵乃令剪燭行酒同飲焉酒半醉老人曰老
嫗物亦出幻身今雖垂死酷好吟諫况復貴客在坐杯盤狼
籍又無佳句何伸我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先自吟曰
粗骸老大腹空虛
憑仗東風日日扶
嬪御有緣曾入宴
王侯無事亦同居
常思彭澤供歡伯
耻向高陽伴酒徒
惟有醉鄉長是樂
相逢今夜試何如
吟已復語其徒曰汝曹亦可吐汝珠璣自詠懷抱母各母也
母泛母隱不可效吾拋磚引玉貽笑大方

持劍者繼吟曰

氣質陶來付莫干
百年身價重罔戀
明時掘起風塵靜
清夜吟成牛斗寒
未死奸邪竟已衰
同遊康樂笑相彈

人生誰有不平事

斜倚崆峒仔細看

行酒者詩云

天成標格瑩無瑕
一不逢時感歲華
月上玉樓陶令咲
春深金谷石君誇
頻吞羨祿心難醉
細聽流霞興未涯
七貴五侯共携手
于今淪落愧懷沙
執燭者亦有詩云

體尚堅剛用本明

洪鈞賦與未為輕

半竿明月歸黃陸

一朵紅雲耀玉京

淚滴櫻因王道變

心灰不為市朝傾

時來還有光輝發

肯放奸狂暗裏行

杖鐵絛者有詩云

梗直微材知為誰

平衡天下善推移

行攤處事令人準

隨物制宜不自私

長安周王能致謹

不從許子熟相欺

有人當道能如我

輕重低昂是有為

戴金冠者少吟云

得君近幸沐恩殊

可尚嬌嬈足自娛

張敞畫眉親命筆

文君賣酒亦當盪

青鸞鏡澈春宵短

黃鳳釵橫夜色孤

莫怪風流行事異

渾然心性不能渝

懸鏡者亦作詩云

幾年身佩紫香囊

偏坐春風隱壽光

綵燕低飛簾月曉

青鸞罷舞匣塵香

自憐殉國稱乾德

誰復鍾情憶樂昌

隨物妍成毫髮應

照來心面不容藏

歷次吟罷老人又請於客曰君之狀貌堂上襟懷洒落今雖

小困想非不能詩者願聞佳作可乎客但愧曰某也月日刊

心之機寇之計去國齋糧慢藏誨盜資斧既失龍斷無在

今率因此寵顧殊深明日託身不知何所焉敢言詩哉非曰

不敢亦誠不能也老人曰君雖流離願寫幽鬱明日有遠行

吾輩當餽微醴奉助不給老夫自能作倡亡慮也客本商流

頗曉詩律不獲已亦勉成一律云

飄泊天涯歲月多

資身無策且非歌

魚書沉水為長客

鵬志垂雲失故窠

蝴蝶見來心入夢

杜鵑啼罷淚成河

可憐陽翟身前事

總入荒茫竟若何

盤桓坐久東方將白老子以下皆非人形容大驚乃厲聲叱

之皆潰走客執杖追躡其所之皆躍入井墜焉厥明掘井得

銀酒壺一寶劍一金籜椽一金叵羅盞一銅燭臺一金花鈿

一青銅古鏡一下復有石一方刻云

誰與胡兒起戰爭

碧桃深處有黃金

黃金一出亦花發

萬古綱常復大明

客周章其間無有碧桃樹復過一樓下覆板忽墜上有畫桃
數本就地掘之果得黃金萬鎰遂成巨富人後值元末大亂
至正甲午春三月張士誠攻揚州客思所掘石刻之詞遂破
萬金之產召募壯士赴援方氏兵敗懼誅走歸陳氏部下
天兵至鄱陽湖殺之天下遂一統於
大明胡兒乃鄱陽湖也卒皆應識故後人擬古詠事有黃金散
盡為何人之句

南谷曰古物成精顛倒為怪雖嘗聞之如元末商人得金
事亦甚異蓋物之隱顯人之利達抑亦有數存焉世之
貪名競利窮智怙力者觀此亦可少止矣

老尼傳

老尼姓高氏本東甌人父母蚤喪育於祖母阮長室同邑陳
勃生二子一女高性聰慧精巧女紅先未事人時祖母

能記憶教之讀玉握諸品經常不忘列女傳班昭女訓孝經
皆能成誦年三十藁砧云亡孀居守節教育其子甚勤儉生
應有方治家有法君子賢之時有

韶選宮女入侍高女中選有司遣迫以行高已快望矣明年秋
大疫二子相繼棄世高哭泣失聲幾喪明朝夕號呼聲亡曰
天乎天乎不意陳氏無後矣捶膺壹鬱寢食不御捫天扣地
曷訴悲傷鄰里莫不憐焉衆相謂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
謂死者可救而生正恐生者不救而死也乃邀其姻戚里媪
日造其家百年開慰且曰人生如白駒馳隙弱草棲塵處世
真一大夢耳生音也死歸也自古人孰無死蓋亦莫逃夫命
且死者不可復生悲傷之極竟何益哉聖人教人勿以死傷
生良有自也高哀頗釋乃曰吾所痛恨者非止哀死也蓋拙
夫奄棄既失所天扶携幼孤躑躅勞萬狀柰何弱息遠入
天關二子歸泉壤第子立形影相弔吾所悲者正悲陳氏

之無後妄身之無主也老身在世餘五十年心雖土木辛酸
備嘗今荷仁人君子過垂憐恤寬慰再四誠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中心憂鬱暫爾銷亡處此無聊出入凄慘觀物而傷心
感時而觸目又不能不生悲也當往以各庵幽刹尼院佛宇
以開豁心目漸可相忘於是同烟眷里媪遨遊山水問道參
禪無不日往偶過南城尼院參謁演善妙福阿薩上尼師與
語心甚悅之留宿數夜談玄論法或道及高不幸事尼師曰
此幻物無智慧若果有之必不憂懣至此也夫無了不了緣
無空不空性無盡不盡物吁真妙旨哉高即覺悟翌日乃自
具書啓拜禮尼師願卒為弟子其書附錄于此云

竊以生六偶之身誠為賤棄守三從之道未是良因當捨
淨衰求登真境况乃質同蒲柳年在桑榆不汲以有歸
終勞上而無益共惟

演善妙福阿薩上尼師法座右蚤稟清資端有過於飛錫

道實不必乎傳燈久住寶坊得奉真印演三乘之
天散曇花誦五戒之餘日生貝葉逃身塵鞅闡教寔祖乎
阿潘寄跡禪關行法妙冠乎婆塞四生招主一代宗師知
幻身若浮漚等世界如飛絮念氏閨門陋質塵土遺骸百
年逆旅轉頭空萬劫浮生終是盡當初不悟汚身從事乎
良人中道無緣揮淚徒哀乎鴛子悵家門之偃蹇痛身世
之逆遭心目俱傷形容盡變今也欲登解脫當歸兜率之
天願得息慈須入加藍之地梅花月朗紙帳不怯於炎涼
栢子烟高磁爐無間於晝夜未逃擾攘惟依迹乎瞿曇謹
起慈悲實捨身於蕩慈

皇天浩蕩佛日光輝指苦海之慈航使登彼岸發昏衢之巨
燭令得通途願息風播伏象般若冀得竿頭進步敢乞座

下聆音

自是誦經作善脩習數年盡其所學往來達官家皆敬重之

復請為女子師剪製刺繡輒上超群精巧工緻奪真入妙
况復能詩猶餘談論鹽土若懸河有丈夫男子之所不如每
一幽滯輒吟詠以自解積累成帙名曰無用彙散逸不存追
念平生常作詩八首仍自叙曰古人有百年歌一句詠一年
事吾作八十詩八句詠十年事然彼乃託辭吾則實筆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一月之間除憂愁疾苦事不如意能得
開口而笑者有幾日耶吾生八十年僅土不知憂四十年常
懷憂後三十年逃入空上寂寂始忘憂矣其詩次于左

一十年來嬉戲頻

鄰家兒女笑相親

春風亭下閑雙手

畫錦堂前樂一身

謾食小梨消白日

只知飽飯度青春

如趨盡是嬌疑態

父母看同掌上珍

二十年來漸長成

靚粧濃抹賽傾城

嬌嬈擬作生菩薩

縹緲還同觀世音

自製鴛鴦蓋作枕

誰將孔雀喜開屏

洞房春盡繁華改

悔不當初忘此情

三十年來怨日斜

藁砧亡去泣年華

孤兒幼女風飄絮

暮水朝薪竈產龜

幾度芳菲愁裏過

一生憔悴夢中加

回頭萬事皆冰炭

辛苦朝上空自嗟

四十年來倍可憐

空房獨坐思凄然

落花蘸雨紅鋪地

敗葉經秋白滿天

門外增寒孤淚落

眼前多病老心懸

愛河普海皆無際

何日相忘絕禍憊

又五十年來鬢已霜

愁來無事不堪傷

形容似鶴驚人目

恩愛如刀割我腸

大變莫支苦蕭索

下情無告自徬徨

相看兩眼成河淚

此恨悠上天地長

又六十年來可奈何

無聊心性謁檀那

人生似苑初經露

世事如基幾爛柯

意馬都忘禪味好

心猿已脫逸情多

白雲深處藏蹤跡

事不關心口自歌

又七十年來古所稀

浮生到此急修持

萬般寂滅除煩惱

一念慈悲作福基

惡業招來皆是忘

流光蹉過惚因癡

勸君收拾存真性

莫與人間好爵縻

又八十年來壽應祈

老來蹤跡閑禪扉

殘經讀罷仍談笑

古院香沉絕是非

誰道阿潘徒自苦

獨憐今女子無依

人生到底何為爾

多少精英負範圍

老尼性慈善持已接人歲不失禮亦賢婦人常自言曰吾逃

入異端甚不得已聊托此依身耳若吾一息尚存負郭餘田

數頃安能念蓮座彌陀往來求食乎凡遇人事紛爭輒往講

解婚姻未諧則贊成之平生問疾勸善作福其為人每如此

故人感其心沐其德而樂其往來焉弘治三年二月二日入

寂時年八十三矣

南谷曰氣運流行參差不齊故人生天地間壽夭若樂或

不得其平焉亦自然之理也若老尼者託異端以終身

是亦一生之不幸其命矣夫其可慨矣夫

弘治甲子書曰

刊

新刊奇見異聞筆坡叢脞卷之

長樂府志



長樂府志

長樂府志

長樂府志

